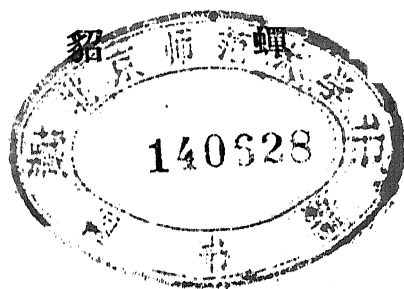


革命軍

王獨清作



北师大图 B2339746

1929 6 30 付排

1929 10 1 出版

1—2000

1932 6 30 再版

2001—3500

所 版
有 權

每冊實價大洋八角

030758

我用我熱誠的忱悃
把我這個劇本
獻給
我面前的時代
和
在這時代中爲自由鬥爭的人們。

獨 濟

序

看過我底“楊貴妃之死”的人再來看我這個“貂蟬”時，那他一定會感到我這兩個劇本底內部是流貫着一種相同似的生命力的。

我在“楊貴妃之死”再版時加入的“作者附言”中已經把我創作那個劇本的立意等等約略地說過一些了。現在這個“貂蟬，”雖然直到今日纔得完成，可是我開始動筆是在“楊貴妃之死”出版後不久的時候，這中間創作時所受的動力實在和創作“楊貴妃之死”時有相同之處。因為，我本就是用創作“楊貴妃之

死”的目標來創作這個“貂蟬”的。

這個劇本經過了我好幾次的停頓，其間因為忙於實際的事務或其他作品的創作，一直延長了很久的時間。今日能夠完成牠，却並不在我底努力，而完全是朋友們催促和勉勵底結果。現在，我總算是把我這件工作整個地交了出來。牠底好壞，那只有讓等待看牠的那般親切的朋友們去評價。——我把我底作品公開出來了以後，那作品便不屬於我所有了。

在這兒只有一點，使我自己覺得還足以略一回顧的，便是我把中國最普遍化了的，最通俗化了的，幾乎無人不知道的兩個歷史上的女性——楊貴妃和貂蟬——曾用來作成了兩種劇本，曾用來作成我理想中人物的模型，在我目下能力可以做到的範圍以內，算盡了很小很小的一部分的文學上宣傳（假使我兩種劇本能當得起這兩個字的時候）的任務。

首先，我要請歷史家恕我對於歷史上人物的任意處理。“楊貴妃之死”出版了以後，便聽見有許多人批評我所處理的人物和歷史上的不合，以為是對

歷史犯了不忠實的惡德，—— 這個，我不願在這兒對這般會注意我底作品的批評家取反攻的態度，我想凡是真正了解歷史劇底性質的人一定已經會代我作了“不平鳴”了。現在這個“貂蟬，”若是再有緣到批評“楊貴妃之死”的批評家底眼中的時候，那一定又要惹出些對我不滿的言論。因為，我在這個劇本之中，把歷史上的人物幾乎大部分都予以變更了，—— 特別是，我把這中間的主要人物從那已死的形體中復活了起來，投以特殊的，新鮮的生命。我想這個一定是會引起一向善於眼眩的批評家來發露一下他們驚詫的呼聲的。並且，再進一層，我這個劇本中的許多情節都沒有完全照歷史上所留下來的這些死的遺蹟去映寫。我只是把歷史當成一塊被火山傾陷了的名勝的土地，我要在牠上面用我底情熱從新地建築一所有生氣的建築物出來；我所採取的石頭不妨是太古的化石，可是我不把牠們僅僅作為陳列的死物去看待，我一樣用我底情熱把生命的火力吹進牠們底身中，使牠們成為我底新的建築物底新的原料。—— 我底歷史的藝術觀便是這樣。我覺得尤其

是站在宣傳的觀點上更非使作家用這樣的手法不能夠使歷史的藝術發生時代的效力的。我誠懇地希望時下的批評家肯來注意我這個見解。

我記得曾有一位朋友批評我底“楊貴妃之死”中的楊貴妃，以爲我所表現的特別的地方便是她那種猛烈的轉變。這個觀察至今還使我感受着一種被觸到待觸處的快感。那是千真萬真的，我把歷史上陳死的楊貴妃取來安放在了一個鬥爭的與悲劇的境地，用民衆憤怒的高潮來包圍在她底四週，先把一種慘淡的與苦痛的感情放在她底心身之中，然後再給予她一個轉變的勇氣。我底意思便是我上面所說過的，是要使死的成爲活的，是要用我底情熱去恢復那已死的形體。這樣，楊貴妃便不是歷史上的楊貴妃：她是由平凡而成爲偉大，終之便成就了一個甘心受民衆裁判的犧牲者了。現在，我又來用這種手法處理了貂蟬及她底身旁的人物。我們看，我給了貂蟬些甚麼？我給了她一個沉思的與殉教的性情，我給了她一個時代底刺激和一個環境底壓迫，我給了她一個不安定的生活和一個渴喊着自由的心境，然後，我

便給了她一個轉變的勇氣。在這些中間，我更用了許多憂鬱的詩意，許多悲慘的色彩把她托襯了出來，一直到她底最後的時間，纔用了火的熱力奪去她銀灰色的月光下的生命：她在我們底眼前竟然變成一個爲自由鬥爭的勇士，竟然變成一個爲自由犧牲的聖者。並且，同時她底身旁的人物，呂布，王允，都跟着轉變了他們底生命了。

照這樣敘述，我並不是想加些誇張的虛文在我這個劇本上面，我只是爲揭發出我創作這個劇本的着重的所在。我似乎再不用在這兒多加解釋了，我相信會看文學作品的人一定能領會出我創作這個劇本時所用的苦心的。

但是，這個劇本和“楊貴妃之死”却也有最不相同的地方。固然我把楊貴妃和貂蟬都一樣的用來作成理想人物的模型，可是這兩個中間的差別却是非常明顯的：楊貴妃雖然是在民衆面前作了犧牲，但是她底犧牲，幾乎是爲了她一己底情愛；貂蟬則恰恰是個反對，她把一己底情愛放在一旁，甚至還借一己底情愛去實現她爲民衆利益的希望，她便在這種

公與私的交錯之中作了她底犧牲了。再其次，楊貴妃處處都露着一種病的傾向，她底轉變，她底犧牲，都是由掙扎與絕望中得來；貂蟬則又不然，她自始至終是一個健全的人物，她處處都在求生，她愈到臨死的時候，愈是沒有傷感了。——這些不同的地方都是非常明顯，一看便可以看出來的。要是有人問我：爲甚麼要這樣表現呢？那嗎，我可以回答：因爲她們兩個在歷史上階級不同的原故。

前面已經說過我底歷史的藝術觀了。這個“貂蟬，”要是所着的和近代容易接近的色彩比較“楊貴妃之死”還要濃厚的時候，那在我，正要算是一種成功。因爲那我是達到把我底情熱傳給已死的化石的那種目的了。我在這兒沒有計算這兩個女性在歷史上前後距離的必要，我不是在做歷史，我只是採取她們來爲助成我新的工程的。

其餘我再不願多說甚麼了。我只望我這個劇本能符那般等着看牠的朋友們底熱望。

最後我在“楊貴妃之死”底“作者附言”中已經說明了我那個劇本之得以完成是由於一個政治上的突

變。那個突變，一直到現在，還是依然地繼續着。我可以宣明我這個“貂蟬”便是承繼了“楊貴妃之死”的態度而作的。凡是“楊貴妃之死”沒有完全表示出的，我都給補充在這個“貂蟬”裏面了。

請看罷！我把爲自由鬥爭的戰雲佈滿在這兒。並且又使一個總合的偉大的呼聲從這兒突迸了出來，那便是：討暴虐的民賊！

是的，討暴虐的民賊！——我也隨着這個呼聲這樣的叫喊出來了。

三，一月，一九二九。

人物

董卓(太師——當時軍政權之獨攬者。) 李 炎

王允(司徒。) 李 允

呂布——字奉先。(董卓之義子。) 百川

貂蟬(王允之舞女。) 李 珊

李儒(董卓之婿。) 李 由

賈氏(李儒之情婦。) 李 布

李傕(董卓之部將。) 李 瓚

郭汜(董卓之部將。) 安 西 柳 甫

李升(李儒之家僕。) 徐 行

夏侯文初(醫生。) 胡 甫

李儒之第一家將，第二家將，第三家將及其他家將。

貂蟬之第一使女，第二使女，第三使女。

董卓之第一侍妾，第二侍妾，第三侍妾，第四侍妾及其他侍妾。

保姆

文官等

武官等

舞女等

使婢等

僕役等

侍從等

衛兵等

甲士等

賓客等

市民之羣

其他

地方

長安

第一幕

第一場

長安城中李儒之私邸。

場上爲一外堂。

李儒及其家僕李升登場。

李 儒

我這兩天真悶極了！你看，已經是九月了，這種涼氣侵人的天氣，越發使我不好過……應該想個法子消遣消遣纔好。

李 升

[1]



主人爲甚麼近來這樣的不高興呢？

李 儒

說起來也並不是“近來。”不過“近來”有許多事更使我不得意罷了。你是知道的，自從我底夫人死了以後，我底心緒總是不好，一直就不好到現在。•••咳，李升，你是當我年青的時候便在我故鄉底家中服侍我的人，我底脾氣你總是沒有不明白的：我這個人對於無論甚麼事都可以放得下，就是對於這層——男女間的愛情——對於男女間的愛情却總是看不大開的。你一定明白，我一向對於這層，最喜歡用死心眼，往往弄得連自己都覺得自己太傻了起來。——這個或者是我底缺點也未知，但是像我這個天生成的情種，有甚麼法子去改掉我底性情呢？•••——哦，我適纔在說着我底夫人——是的，我底夫人死了以後，對於我底精神上實在太不好了。我底性情是這樣，死了一個女人的時候，心裏總要有很久很久的不好過的。

李 升

這個我是知道的，主人和亡故了的主母一向實

在是太過和睦了。

李 儒

“太過和睦！”李升，你這個字眼是用來作正面講還是作反面講呢？我老實對你說罷，我和我底夫人一向要說是真的怎樣和睦，那却不是事實的。我恨死了她那種嫉妬的天性，她簡直把我握在了她底手裏，把我許多風流的好事都給我破壞了……——不過，她總是我底夫人呢！她在世的時候，雖然我有些討厭她，但是當她去世了以後，却又好像其他和我有過愛情的女人死了的一樣，使我不自禁地又追悼起她來了。

李 升

不過我看主母在世的時候，並沒有和主人反目過。她底天性好像是很柔和的呢。

李 儒

她底外表雖然柔和的，但是你知道當夜裏房門關了的時候，她是怎樣對我的呢。並且還有一點：我一向就怕着她，因為她是董太師底女兒——唉，風吹進來了……這九月底天氣真叫人不舒服呀！我

覺得身上有些涼，你去把那窗關了。

(李升如命翻窗，再轉身侍立。)

李 升

那麼現在她死了，主人沒有甚麼可怕的了。

李 儒

哼！對了，這句話就問到使我近來更不得意的另外的一件事上了。你以為她死了，真的我就好了嗎？——自然，我在別一方面算是沒有了拘束，可以暢暢快快地幹一幹我底風流事了；但是另一方面——近來我在董太師面前失寵了，你知道嗎？

李 升

為甚麼呢？

李 儒

他底女兒死了，我這個女婿也就不值錢了。

李 升

這個我想是不會有的。

李 儒

本來我在董太師底部下，一向算是個頭等人物。董太師一切的軍事政事都是要同我商量的。並不是

我說大話：在這中原以內，要講權勢的時候，怕除了董太師以外，就要算是我了。這個樣子本來是沒有一個人能夠和我競爭的，但是，誰想到突然間平白地闖來了一個——呂布！——一個呂布！真晦氣極了！那個小子又年青，又漂亮，又英勇，並且又是一向就有名氣的人。董太師得了他，就好像是得了活寶貝的一樣，一見面就把他認成了義子，從此便甚麼都聽他底話了。不怕有了大事的時候，我還是一樣的過問，但是我說出的話却十句有九句總是空說的呢。

• • 真晦氣極了！在這個當兒，又碰巧我底夫人死了，於是又缺少了一個到董太師面前去替我說話的人•••——這樣，我便漸漸地漸漸地失寵起來了•••

李 升

難道董太師就真沒有一點父女之情嗎？我想，惟其自己底女兒死了，自己纔更是因為想念她的緣故，對自己底女婿要加倍的好些——

李 儒

若果你是董太師，或者會那樣的。

李 升

啊，主人！這話太重了，我怎麼當得起呢！

李 儒

你還不知道，我底夫人並不是董太師底親女，不過是個義女罷了。

李 升

哦，原來是這樣……爲甚麼董太師那樣喜歡認義子和義女呢？

李 儒

那不過是一種風氣——但是……我真恨那個呂布！他底來歷實在太不高明了：出身是一個庶民，到處作人門下的食客，從前跟着刺史丁原——咳，你聽，那是甚麼？

(撞鐘之聲傳到場上。)

李 升

哦，那是鐘樓上報警的鐘聲，市上有甚麼事發生了……

李 儒(忙走向窗邊。)

這兒或者看得到——嗨，你怎麼把窗關得這樣

緊呢？……——唉，看不到！甚麼都看不到！……
哦，看到了！那是一羣人……是的，一羣人，一羣人
……是在做甚麼？——你來看那一羣人到底爲甚麼聚在那兒——

（一衛兵上。）

衛 兵

稟爺，市上聚了一大羣市民，亂嚷嚷地鬧個不休。請爺定度奪。

李 儒

市民？他們要怎樣呢？——去傳我底話，叫我底家將們都到門前去等我，我立刻就到外面親自彈壓去。你們各人把鞭子帶上，不要忘記了。

（衛兵退場。）

李 升

這是甚麼事呢？

李 儒

不管是什麼事，我先去把那般豬狗般的市民打一頓再說！這真是太沒有王法了！我既帶着守護長安的衛隊，那麼長安底安寧就是靠我維持的。我決不

讓那般市民這樣的胡鬧！……——去，一同到後堂
服侍我換衣服去。——這個非我親自出去彈壓不可，
非我親自出去彈壓不可！

第 二 場

長安市上，
一羣市民在聚集着。

市民中之一

我們告狀去！我們告狀去！

市民中之一

傻話！到那裏告狀去呢？

市民中之一

我們不可以到太師府告狀去嗎？

市民中之一

那兒底衛兵會把我們打出來呢。

市民中之一

那麼怎麼辦呢？難道我們就任那般兵士儘管來搶劫我們嗎？

市民中之一

真的我們再忍受不下去了，再忍受不下去了！

市民中之一

但是我們要去告狀，那却是除了討一番苦吃而外，甚麼用場都沒有的。

市民中之一

那麼我們就停在這兒不要走罷，看官府把我們怎麼樣！橫豎我們家中都被他們底兵士搶劫完了，我們還回家去作甚麼呢！

市民中之一

這個辦法也好！

全體市民

哦，就這樣辦……哦，就這樣辦……

（李儒和他底家將們及衛兵等上。）

市民中之一

唉，那是李將軍！我們把我們底苦處去告訴他罷。

（全體市民擁到李儒面前。）

市民中之一

李將軍，你老是常常巡查着長安城的人，我們都被那般駐在城中的兵士蹂躪得沒有路走了，千萬請你老給我們想個法子罷。

市民中之一

我們都不能回家去了，因為我們家中都空了，都被那般兵士搶劫空了。

市民中之一

我家中的糧食統統被他們擄完了呢。

市民中之一

我家中連牲口都被他們拉走了。

市民中之一

我家中的布帛衣服一概失掉得乾乾淨淨。

市民中之一

我家中——

李 儒（急向其衛兵等。）

打！打！

(衛兵等用鞭子猛打市民。)

全體市民。

哦哦，怎麼？怎麼？……天爺爺！天爺爺！

……(逃。)

李 儒

趕上去！

第三場

市上之男一隅。

紹蟬同一使婢合乘一肩輿登場。

市民們由肩輿對面奔了過來。

全體市民

噢噢，快跑呀！……噢噢，快跑呀！……

（紹蟬底肩輿急快停住。紹蟬就使婢揹着，由肩輿中出來，慌慌張張地着她地面前的情形。）

(市民們都由她面前奔過。)

(最後一個老市民絆倒在地底腳下，她忙去把他扶了起來，很悲哀地看着他頭上被打出的血痕，一面用她衣袖替他揩除。)

老市民(慢慢地睜開眼來。)

••• 哦，夫人——唉，我錯了••• 你是誰家底小姐？••• ——小姐，謝謝你！你真是好人呢！••• 我被他們打傷了，打傷了••• ——哦，小姐，你來評評這個理罷！那般駐在長安城中的兵士，把我們市民挨家挨戶地搶劫，我們各人底家中全被他們搶劫得甚麼都沒有了。我們因為再沒有法子可以過活下去，今天大家纔來聚集在市上，預備到官府去告狀；不料忽然遇到了李將軍——那個常常在城中巡查的李孺將軍，他帶着許多衛兵由他底公館中走了出來，我們便把我們底事情去告訴他，並請他設法來救護我們，——小姐，這個總不算是犯罪的罷？但是，他一句話也不向我們回答，却命令他底衛兵們用鞭子把我們亂打了起來••• 你看——

李 孺(在內。)

快趕上去打，趕上去打！

老市民

天爺爺！他們趕來了！哦，我——逃罷，逃罷！

（抽身逃走。）

（李儒及其家將衛兵等上。）

李 儒（看見了貂蟬。）

咦——

（衛兵正要由貂蟬面前追了過去，李儒却把他們擋住了。）

（此時貂蟬因受刺激，低著頭如同失去自動力一樣，苦痛地立在肩輿門口。）

（李儒向貂蟬凝視傾刻，卻慢慢地走上前去。）

衛兵中之爲首者

怎麼？爺現在不要趕那些市民了嗎？

李 儒

不要趕了！退下去！（他走到貂蟬身旁。）——哦，請問這位姑娘，是由甚麼地方來的？香閣可是離這兒不遠嗎？

（貂蟬吃驚地仰起頭來，帶慚地看了李儒一眼即回身走入肩輿，跟着向抬肩輿的人略一示意，她便很快地被抬着走開了。）

李 儒（喪氣地。）

俺，俺——

衛兵中之爲首者

現在爺還有甚麼事要做呢？

李 儒

沒有什麼事了……——唉，這真是個絕色的女子！世上竟然有這樣美貌的女子呢！這到底是誰家底人？……誰家底人？……

衛兵中之爲首者

稟爺，這個女子我曉得的；她是王司徒府中的舞女貂蟬。

李 儒

啊，甚麼？這就是王允老頭兒家中的貂蟬嗎？

衛兵中之爲首者

稟爺，就是貂蟬。

李 儒

這真是名不虛傳了！……啊，貂蟬貂蟬——
啊，貂蟬，貂蟬——

衛兵中之爲首者

現在爺還有甚麼事要做呢？

李 儒

給你說沒有甚麼了，沒有甚麼了！……哦，糊塗的東西！……還站在這裡幹甚麼？討厭！……

——啊，貂蟬，貂蟬——

衛兵中之爲首者

那麼爺是不是要回去呢？

李 儒

那還用說！——哦，回去罷…… ——糊塗的東西！糊塗的東西！

第二幕

第一場

幕未開時即先聞得一片歡呼與爭讓之聲。

王允府中宴客之廣廳。

兩排長桌的宴席分列在左右，席上已坐滿賓客。呂布坐於左方
席上之首位，李儒坐於右方席上之首位。

正中設一獨席，王允在坐。

侍役多名，各捧酒壺侍立。

王 允

請呀！請呀！難得今日這樣的佳節，難得今日我們這樣同聚一堂……請呀！請呀！

全體（舉杯痛飲，飲畢各傾杯相示。）

乾，乾……

王 允

請呀！請呀！人生不過幾十年的光陰，我們又能有幾次這樣同在一處賞這佳節呢？……請呀！請呀！

全體（舉杯痛飲，飲畢各傾杯相示。）

乾，乾……

王 允

哦，諸位！今日是九月九日，照例是要祝一切平安，要祝一切長久，我們應該來祝我們底國家，來祝我們底都城，來祝我們所有為國效力的同僚……
• 我們站起來，站起來！（立起！高舉酒杯。）——中華萬歲！長安萬歲！為中華為長安戮力的同志萬歲！

衆 客（都隨着王允立起，高舉酒杯。）

中華萬歲！長安萬歲！為中華為長安戮力的同志萬歲！

李 儒

但是，但是，我們還得祝董太師萬歲，還得祝董太師萬歲！他是我們中華和長安唯一的保護者，他是我們同志底領袖，現在他雖然沒有在坐，但是我們應該來祝他，應該來誠懇地祝他……

全 體

是呀，是呀！——董太師萬歲！董太師萬歲！

王 允

諸位，你們願意看舞麼？我養的一班舞女雖然都不算好，倒也還可以佐觴，你們願意看麼？

李 儒

那是再好也沒有的，再好也沒有的……

衆 客

我們若是能看見司徒府中的藝人，那真是榮幸的事呢……

王 允（向僕役。）

來！鋪起毯子，奏起音樂，叫舞女們出來奏舞。

（僕役們把毯子鋪開，一時音樂開奏，舞女們聯隊作舞。）

（舞畢。）

衆 客

妙極了！妙極了！……司徒府中的藝人畢竟不同，畢竟不同……

李 儒

司徒，請你恕我唐突，我以你這個人是很吝嗇的。

王 允

爲甚麼呢？

李 儒

因爲你府中有絕色的美人，你不肯喚出來給我們開眼，却用這些普通的舞女來應酬我們……

王 允

甚麼？絕色的美人？……不知道是那個騙了你了。

李 儒

沒有的事！……你府中確有一個美人，我還遇過一次，聽說名字叫作貂蟬，還是一個能歌能舞的女子，聽說她底歌喉是異常的婉轉，她底舞腰是異常的纖細，並且她歌時的聲音能像醇酒一樣使人醉倒，她舞時的姿態能像春風一樣使人迷惑，她叫貂

蟬，叫貂蟬！確是一個美人……——你說對不對呢？

王 允

哦哦，我當你說的是怎樣的一個美人，原來纔是貂蟬……我倒沒有覺得她像你所說的那樣特別。

•••

李 儒

但是你可以喚她出來麼？

王 允

有甚麼不可以？（向僕役）——唉，去喚貂蟬出來罷

•••

李 儒

這樣真好！這樣真好！我真高興！喂，司徒，你真是慷慨的人呢！我知道我今日一定很快活，很滿足！喂，我先給你道謝！謝你允許我底請求！允許我這無禮的請求，我這放肆的請求……

王 允

請你不要說這些客氣話了罷。

李 儒

好，好，不說，不說……——怎麼還不見她出來呢？……

(衆停婢擁貂蟬出。她底美色使全席底賓客都受一震動。呂布經像失了自主的能力，漸漸地站了起來。)

王 允 (向貂蟬。)

來！那是李將軍，他很想見你……

李 儒

哦，我請，我請貂蟬姑娘給我們歌舞，可以麼？我是久慕貂蟬姑娘底盛名，我知道貂蟬姑娘底歌舞是非常的清妙，非常的動人，非常的高貴……我早已聽得說在長安全城中也尋不出來貂蟬姑娘底歌和貂蟬姑娘底舞呢！我相信這話一定不錯，——不，或者這話還沒有說得恰當，我想不管是在長安，不管是在鄆陽，不管是在洛陽，總之在全中華都未必能尋出貂蟬姑娘底歌和舞……——哦，貂蟬姑娘，給我們歌舞，可以麼？……我請你！我請你！……

衆 客

我們都請……我們都請……

(呂布仍癡立無語。)

(貂蟬眼光與呂布相值，一種意外的感情底動搖到她底身上。)

李 儒

哦，怎麼樣？……貂蟬姑娘，你不願意給我們歌舞麼？你看我是這樣的誠懇請你，這樣的熱心請你……喂，司徒，你既允許我們見她，怎麼不吩咐她給我們歌舞呢？

王 允

好，貂蟬，給李將軍和衆賓客歌舞罷。

貂 蟬(不樂意地走到舞筵上，帶着羞澀的神情緩緩地開始了她底舞姿。她且舞且歌。)

野有楊柳，垂條青青。

我有嘉賓，鼓瑟吹笙。

鼓瑟吹笙，聊樂我情。

野有楊柳，垂條天天。

我有嘉賓，鼓簧吹簫。

鼓簧吹簫，聊樂今朝。

李 孺

不行！不行！這只是普通宴客的唱歌，我知道的。這未免太外待我們了。哦，貂蟬姑娘！請你不要這樣外待我們，請你把你向來最喜歡的歌給我們歌一歌罷！……我聽說你能歌各種的歡歌，並且聽說還有些歡歌是你自己製出來的，請你就給我們歌一個你所製的歡歌，好不好呢？……——哦，聽說你最近製的有一首新歌，叫作“西施”，說是音節異常的新穎，請你就給我們先歌那個罷！……

衆 客

好的，好的……我們都請，我們都請……

貂 蟬（歌）

苧蘿曾有浣紗女，
人稱其名爲西施，
生小明眸又皓齒，
豔色久爲天下知。

越國吳國讐已深，
越王懸榜求豪俊。
可憐全國之男兒，
爲國報讐無一人。

西施中心感悲慟，
挺身獨願爲國用，
願將一已脆弱身，
決然捨去爲民衆。

越王一見生驚異，
爲教技藝換羅綺；
果然生成絕代姿，
聰明美貌人人惜。

盛鬢修眉宮樣妝，
美人遂被獻吳王。
吳王爲之心神醉，
從此沉迷不圖強。

從此西施住吳宮：
宮鏡流光宮脂紅。
吳王夜夜開宮宴，
蘭膏明燭照華容。

女兒生來不慵孱，
不能去作疆場戰，
但捨此身到讐家，
便將消息續續探。

消息探來盡軍情，
消息報往故國聽。
一朝鼙鼓動天地，
越國舉族大興兵。

鼙名傳來夜正長，
深宮驚起盡倉皇，
吳王碧血染宮草，

樓空月暗花茫茫。

有一范蠡越王臣，
平生素慕西施名，
當此馬蹄踏宮地，
遽却蛾眉到湖濱。

五湖之水明如鏡，
朝暎纔升曉氣靜，
蛾眉被載入扁舟，
慢掠雲鬢驚魂定。

驚魂定後思惘然，
滿面淚痕紅粉殘，
國讐已報此心慰，
此身流落有誰憐。

哭望故土苧蘿里，
女兒清白從此已。

哭罷不願再偷生，
翻身投入五湖水。

五湖之水年年清，
豔骨埋處無人明，
至今香塚尋不得，
空問但留西施名。

衆 客

真好！真好！這真是我們從來沒有聽過的！

（呂布漸由席上走下，完全發癡一樣的望着貂蟬。）

李 儒

真是好的，像這樣的歌，確是走遍全中華也難尋得同樣的呢！……喂，司徒，我真快活，真快活！我真感謝你！今天我算是從新做了人了！已往我只是虛生在世，虛生在世！……——哦，貂蟬姑娘，貂蟬姑娘，你能不能再給我們歌一個歡歌？你願意不願意呢？

衆 客

貂蟬姑娘怕已經疲倦了，我們還是讓她到裏邊去休息罷。

李 儒(帶醉)

不，不！……只一個很短的歡歌，一個很短很短的歡歌……——司徒，你允許我請求她再歌一個很短很短的歡歌麼？

王 允

聽憑你底意思。

李 儒

哦，那麼，貂蟬姑娘，請歌呀！一個很短很短的歡歌……

貂 蟬(歌)

妾生在長安，妾住長安城。

十四學敷粉，雙頰泛紅雲。

豔豔被人稱。

妾生在長安，妾住長安路。

十五學梳頭，雙鬢額上覆，

人遣似畫圖。

(呂布已不能忍耐，走至貂蟬身旁，帶着酒後的一種傾軋的熱忱向貂蟬對立，凝視不已。貂蟬亦默視呂布，良久無語。)

(席上諸人都立起好奇地看着貂蟬和呂布。)

李 儒(憤怒)

奉先!奉先!……(憤怒非常，拔出腰間掛劍向呂布擲去。劍落在呂布和貂蟬之間，插於舞氈之上。)

(呂布回顧暴怒，貂蟬受驚而逃，各侍女都向後奔去。)

(場上大亂，衆客都擁擠尋路欲逃。)

王 允

怎麼?怎麼?……何必如此!何必如此!啊，啊，
啊……

第二場

夜。

雨後的天上纔露出月影，四周異常寂靜。

王允府院底後牆像石峯一樣巍然高立。

呂布匆忙登場。

呂 布（蹣跚地走着。）

••• 這兒是，這兒是••• 王府底後牆，王府的後牆••• 哦，真高呀！真高呀！••• 那位貂蟬姑娘底房間是在那一處呢？在那一處呢？——哦，貂

蟬，貂蟬！她真是我從來沒有見過的美人！她沸了我底血，她熱了我底心，她觸動了我底靈魂……哦，她，她那種妝束，她那種動人的妝束！她舞時的那種姿態，那種姿態！並且她底聲音——哦，我何曾聽到她底歌！我何曾聽到她歌的是甚麼！我只聽到她底聲音，她底聲音……——她底聲音是我從來沒有聽見過的聲音，她底聲音中像是帶着一種異樣的誘力，引起了我的顫慄和我底勇敢……哦，她真是我從來沒有見過的美人！她竟然向我看了那樣久，那樣久，那樣久……哦，竟然那樣久，那樣久呢！……她那一對眼睛，那一對神奇的眼睛，那一對表現出了她生命底輕快的眼睛……哦，她，——（腳下一滑，跌倒復自立起。）唉，甚麼！地上真是滑呀！這是誰撥了水？莫非是下了雨嗎？……是的，纔下過雨呢……可是我真有點醉了，今天酒怕是真個喝得太多了……——但是，但是，這後牆，這後牆！今晚我總要去見她一見，我要這樣！我要這樣！……——不過她底房間是在那一處呢？怕是在那兒罷？是的，應該是在那兒的！——唉，不管！不管！……（以手擊牆，

聲身欲登。)

(此時牆內拜月臺上忽有人影閃出。)

哦？甚麼——裏邊還有人沒有睡呢……怎麼好？怎麼好？……——唉，還早，時候還早！不如等一等再來罷……是的，還是等一等再來，等一等再來……(急下。)

第三場

月色放大。

王允府中之拜月臺。

臺爲正方形，無頂，緊靠着後牆。

貂蟬獨立臺上。

貂蟬

正是這個時候呢。這時候底月亮多麼好呀！啊，這樣的潔白！啊，這樣的明淨！這樣僅僅出現了一半，

真好像是一個處女在露出了她半面的臉龐一樣。並且這處女的臉龐是特別的蒼白，特別的冷靜……

啊，這真是一個純潔的處女底臉龐，一個從來不會被人輕薄過的修道的處女底臉龐呢！……可是，可是今夜我底心中却怎麼是這樣的煩亂呀！是的，今夜我心中確是異常的煩亂，並且還感着一種不安的苦悶……唉，我從來沒有這樣無聊過，沒有這樣無聊過！這是怎麼着的？這是怎麼着的？我大概是病了，大概是病了……——哦，但是，正是這個時候，正是這個時候呢！這時候正是應該拜月的時候了。（她向着月亮深深下拜。拜後，仍跪着仰臉凝望。）唉，這是，這是爲甚麼呢？我怎麼總覺得今夜底月亮和平常的不一樣呢？

……唉，是的，是的！今夜月亮的面色像是漸漸地變成憂鬱的了……這正和我現在的心情一樣，好像有甚麼大事要降臨似的……真的呢，怕確有甚麼大事要降臨了，一定怕還是一件不幸的大事呢。

……唉，怎麼？怎麼？月亮底面色怎麼大變得這樣的可怕了？……——哦，月嚇，月嚇，快轉換你底面色罷……我怕呢，怕呢……

呂 布 (突然由後牆伸出半身來)

有我在這兒呢，不要怕！

貂 蟬 (驚駭地跌坐在臺地上)

啊！……

呂 布 (全身登在了臺上)

請恕我底唐突！我是呂布……你怎麼一個人在這兒呢？

貂 蟬

啊……不要碰我！不要碰我！

呂 布

爲甚麼？你今天不是看了我很久的嗎？

貂 蟬

不要碰我！不要碰我！

呂 布

哦，你這樣坐在這月光之下，真好像一個女神呢！哦，我不知道怎樣纔能形容出你底美麗！我這樣對着你，我好像是看見了由洛水中走出來的宓妃一樣……哦，我真不知道要怎樣說纔能形容出你底美麗！——其實宓妃有甚麼呢？我怕她底美麗至多只

有你的一半……哦，就是湘水中的湘君，也怕只有你底美麗底一半罷？……——哦，你這兼密妃和湘君底美麗的女神！今夜我終於會到你了！……

貂蟬

唉，你，——你不要碰我！你不要碰我！

呂布

你適纔不是在說月亮底面色變了嗎？這是因為她在嫉妬你……真的！難道你底顏色還不能使這月亮嫉妬麼？你說她底面色是漸漸地變成憂鬱的了，這是實在的，她爲甚麼不憂鬱呢？你在這樣對着她，她爲甚麼不憂鬱呢？不信你看，等一等她就會逃去的……真的！等一等她一定逃去，所有的明星便會出來了——哦，決不！有你在這兒，明星也是不敢出來的：你這一對眼睛，會把所有的星光羞死……哦你，這對眼睛！這就是使人崇拜的兩個星座！……哦，你這對眼睛，今天不是看了我很久的嗎？……你現在還是這樣看着我，這樣看着我！但是，你怎麼不說話呢？適纔你一個人不是說了那麼多的話嗎？我適纔在半牆上偷聽了你許多的話，我聽見你底第一句便

是說今夜你心中確是異常的煩亂，你爲甚麼要煩亂呢？是不是——要不是時，便請你恕我的唐突！——因爲你今天看見了我很久的緣故？……哦，你不回答！那麼一定是的了！……可是我底心中比較你還要煩亂呢……（月光漸隱。）——哦，你看，月亮逃去了！月亮真的在嫉妬你，隱在雲底懷中去了……怎麼？你怕？……那麼你也來隱在我底懷中罷……
（跪下擁抱貂蟬。）

王允（在臺下。）

貂蟬！

貂蟬

啊！我底主人來了！（推呂布。）快下去罷！……

呂布

你就讓我這樣走了麼？你就不給我一點未來的希望麼？

王允（在臺下。）

貂蟬！

貂蟬

你快下去罷！——哦，主人，我在這兒呢！——你

快下去……要是有機會，「我們再會……

呂 布

好，那麼我去了……願和平常守着你！願健康
常護着你！只要你願意和我再會，機會我會去尋的。

……哦，暫別了呀，我底女神！（由後將急下。）

蟬 貂（急乎倒下。）

噲，噲，這是怎麼一回事呢？是怎麼一回事呢？我
好像是在做了一場夢似的，我對他說了些甚麼？我
對他說了些甚麼？……噲，噲，這是怎麼一回事呢？
是怎麼一回事呢？……

王 允（緩步走到了臺上。）

貂蟬！——這臺上真好，空氣真好！坐在房裏可
真使人悶極了。今天底宴會真無聊！李孺那人完全
是一個流氓，——哦，貂蟬，你說是不是？那個人簡直
是一個流氓！……——哦，你怎麼啦？為甚麼這樣坐
在這兒？是受了甚麼驚恐了嗎？……甚麼？不是？那麼
還坐在這兒幹甚麼呢？……對了，快起來罷。你覺
不覺得這臺上的空氣是特別的好呢？我因為在房中
坐久了的緣故，感得這兒底空氣異常的使人舒服。

••不過今天底宴會真無聊，真無聊！像李孺那樣的人，也來做我的賓客，真倒靛極了！像那種人，怪不得能得董卓底信用，哦，怪不得，怪不得！像那種人，也怕只配受董卓底信用罷！•••

貂蟬

•••主人，你怎麼一提到董卓，總是一味地痛恨呢？

王允

噲，你又在問這個！我不是已經對你說過好幾次了嗎？董卓自從由洛陽到了長安以來，一天一天放肆得不成樣子了。他一面在專政弄權，虐殺着朝野底人衆，一面又放任他底兵士到處搶劫，——你不是幾天以前還在市上遇過一次這樣的事體的嗎？你不是還替那些被擄掠的市民難過了很久，並且還哭了半天的嗎？那個，便是董卓在長安的政績！董卓給我們國家的好處便是那樣！我們已經被他弄得幾乎失掉了一切的自由，全中國已經被他弄得四分五裂，不能統一•••哦，他底罪惡真是說不清，說不清了！目前凡是有心的人，沒有不痛恨他的，怕就只除了

李孺那般流氓罷……

貂蟬

不過，只是在一味地痛恨，也沒有甚麼用處呀！

王允

這話是不錯的，只是在一味地痛恨，自然是沒有用處。但是有甚麼辦法！他有兵，他有權，我們有甚麼辦法！

貂蟬

沒有辦法？真的沒有辦法嗎？……我想，辦法總應該有的，就看有沒有人做……

王允

哦，……好，我且問你，你有甚麼辦法呢？假使你是我時，你有甚麼辦法呢？

貂蟬

假使我是主人，那我就利用他手下的人去謀殺他……

王允

呵呀！謀殺……——不過誰能謀殺他？他手下的人誰能謀殺他？像李孺那樣的人，慢說我不能夠同

他聯絡，就是能夠，也沒有方法可以使他去作這樣的事……

貂蟬

何必一定李儒！我看——

王允

你看甚麼？

貂蟬

我看呂布那個人倒很可以同我們合謀的。

王允

啊，呂布！——你說的是今天在席上同李儒打架的那個人嗎？……唉唉唉，他還不是和李儒一樣的是一個流氓？他今天在席上對你……——但是，你怎麼知道他就是呂布呢？

貂蟬

這——

王允

說呀，你怎麼能夠知道？

貂蟬

這是因為主人對我說過呂布是怎樣怎樣的裝

東，是怎樣怎樣的像貌，所以我今天一看見他，便認得了。

王 允

嘆！

貂 蟬

主人不是還對我說過呂布——哦，主人還對我說過他底別字叫作奉先呢！——主人不是還對我說呂布是一個當世的英雄嗎？不是還說過他有過人的膂力，他有出衆的豪氣嗎？主人不是還對我說過董卓把他看成兒子樣，說他同董卓是用父子的名義稱呼嗎？不是說還過董卓若是沒有他時，就沒有了重要的保護者，所以董卓對他是十二分的信任嗎？主人不是還對我說過……

王 允

好了，好了，都是我說過的！但是虧你記得這樣熟！你底記性真不錯呀！……但是我對你說了好幾次，叫你晚上到我房子裏來和我談一談閒話，你却怎麼總是忘記了呢？

貂 蟬

唉……

王 允

說，怎麼總是？……（他漸漸地走到了貂蟬身邊，突然抱住了她。）——貂蟬！我知道你總不愛我，但是我却是愛你愛得快要瘋了呢！今晚你答應了我罷！答應我罷！（他強抱着她要吻了下去。）

貂 蟬（極力想掙扎地逃脫。）

……主人，主人，……我甚麼都可以聽你底命令，只是，只是，——……請放了我！放了我！……不然我喊——我要喊用人們了！（她突然掙扎了開來便即刻奔下臺去。）

王 允

唉唉唉……

第三幕

第一場

街上：

賈氏倚在地底迎街的門前，若有所待。

李儒家將們走了過來。

第一家將

你說，這是不是一個笑話呢？兩個將軍在筵席上能打了起來，爲的却僅僅是一個和兩方面都沒有關係的女子……

第二家將

到底是怎樣的一回事？

第一家將

你問我，我還是和你一樣。那天的情形，他（指第三家將。）是曉得的。

第二家將（向第三。）

你曉得嗎？是怎樣弄起的呢？

第三家將

哈哈！說起來很長很長！這是——你今天請我吃酒嗎？

第二家將

好的，先把那個事說給我們聽罷。

第三家將

好幾天以前，我們底主人在市上遇到了那個勾人魂的——哦，那真是個勾人魂的傢伙！你們都沒有見過嗎？

第一第二及其他家將

沒有。

第三家將

那就很難說。——不過她底豔名，你們總該曉得的罷？

第一第二及其他家將

那自然。貂蟬姑娘，那一個不曉得呢！

第三家將

不過她底美色，要是你們沒有見過時，我怎樣說也不能使你們得要領呢……也罷，不如讓我來用詩給你們形容罷。

第一家將

算了！我勸你不要瞎學時髦來丟醜。

第三家將

你太看不起我了。我當年青的時候便是一個詩人呢。你們聽着，讓我來吟一首詩形容那個美人……

• (咳嗽。) 噲噲噲……

貂蟬兮貂蟬……

貂蟬兮貂蟬……

貂蟬兮貂蟬……

貂蟬兮貂蟬……

貂蟬兮——

第一第二及其他家將

哈!哈!哈!算了,算了,你要把我們底腸子都笑斷了呢……

第三家將

怎麼?我還沒有做下去呢。

第一家將

這已經夠了。你的詩才真是比屈原還要高出幾倍……

第三家將

那倒不敢說,不過我很願意學他底詩體。他底詩中是常常用疊字疊句的,所以我底詩也是這樣。

第一家將

真對,真對!不過我今天早晨聽見了一個新聞,說是徐福要回來了。

第三家將

徐福?

第一家將

是的。就是秦始皇帝派到海外去尋藥的那個徐福。

第三家將

瞎說！——但是這和我有什麼關係呢？

第一家將

徐福回來，必定帶的有各種的神藥，其中難免就沒有一種使死人復活的單方，那時說不定屈原要從墓子裏爬了出來和你拚命。

第二及其他家將

哈！哈！哈！

第三家將

哦哦，你倒很會罵人呢……

第一家將

罵人還不要緊，最怕的是使人難受。

第二家將

讓他說那個事罷！——喂，我們底主人在市上遇到了貂蟬，以後怎麼樣？

第三家將

哦，我們底主人在市上遇到了她，以後，以後——你的確請我吃酒，我就說下去。

第二家將

討厭！我已經答應你了。你要是再這樣囉嗦，那便請你還是不要說的好罷。橫豎我也不是要把那個事拿來當飯吃的。

第三家將

我說，我說！好大哥，你這火爆爆性子總改不掉，你真是長安底土產！你聽罷：我們底主人自從那次遇到她以後，便像得了寒熱病一樣，一點也安靜不去，並且想了許多方法想再和她會面；不過，你曉得，王允那老頭兒是把她看得同寶貝一樣的，怎麼也不讓我們底主人上手；好容易碰到重九那天王老頭兒在設筵請客，我們底主人便要求請她出來歌舞，不料她一出來，馬上就把呂布迷住了。大半她對於呂布也有一點意思。就在那個筵席上，兩個人眉來眼去了半天，弄得我們底主人把一肚皮的酒都變成了酸醋，立刻便發起了瘋來，接着——唉，就是這樣……完了。你請我吃酒罷。

第二家將

接着怎麼樣？

第三家將

沒有什麼，不過接着我們主人和呂布打了一場。

第二家將

那麼現在我們底主人還想怎樣呢？

第三家將

他心裏想怎樣我不會知道，不過就是在那天底晚上，他在花園中向着月亮曾發了惡誓，——我想當他發誓的那個時候正是娘兒們拜月的時候，大概貂蟬也正在一個人站在月亮底下呢！或者那時貂蟬還正在向着月亮乞願，希望她和呂布能成雙成對呢！那真是，一個月亮，照出的人底歎愁却不一樣！••

第一家將

哦呀！你底想像倒很不錯，這倒真是有些詩意了。

第三家將

我對你說過了，我當年青的時候便是一個詩人呢。

第二家將

又來了！你真是同那般女人一樣，人家稍微一誇她底腳小時，她便要說她底鞋裏面還塞了一半的棉花哩•••——不過你聽到我們底主人那天晚上發

誓嗎？他是怎樣說的？

第三家將

我聽到。他說：“我李儒若不能得到貂蟬，願意被
呂布殺死！”

(至此賈氏突然吃一大驚，急忙走了過來。)

賈 氏

喂，這位軍爺，你適纔說的是董丞相部下的李儒
將軍嗎？

第三家將(驚訝。)

唉，……是的，……怎麼樣？

第一第二及其他家將

哦，哦，我們底主人由那邊來了！我們走開罷，我
們走開罷……

(家將們急下。)

(李儒上。)

(賈氏急奔上前去。)

賈 氏

喂，喂，我底乖乖！你竟然來了！這兩天差不多要
把我等死了！我每天鎮日地站在門口等你。你看，我

底乖乖！我底頭部懶得梳，粉部懶得擦……嘜啲啲，真是“自伯之東，首如飛蓬，豈無膏沐，誰適爲容？”……你看，我這兩天瘦成什麼樣子了！……你到底這兩天到那裏去了呢？嘜啲啲，真要人底命！……快進來罷，我底乖乖！……我還有許多話要問你呢……

李 儒（厭煩地，）

我還有事哩……改天再來罷。

賈 氏

哪？甚麼？你還有事？……你怎麼忽然變成這樣了？你不歡喜我了嗎？（她拉住了李儒，把她底頭貼住了他底肩膀。）你看我這兩天想你想得來幾乎成了個病人了！（她把他底手拉到了她底頭髮上。）你摸我底頭髮！很久都沒有抹油了呢……

李 儒

是的，是的，你底頭髮真像是馬鬃哩……

賈 氏

噯！你在說什麼！——但是，我底乖乖！的確我底頭髮亂得難看呢。這還不是爲了你，纔弄成這樣嗎？

••• 唉，你摸我底臉罷，是不是沒有前幾天那麼豐潤了？•••

李 儒

是的，是的，你底臉真粗得同樹皮一樣了。

賈 氏（氣憤地離開他。）

你真的變了心！你這種態度！我知道你是已經愛上了別個，我知道你這幾天被貂蟬那個妖女子迷得魂都沒有了•••

李 儒

哦，這——這你是聽見那個說的？

賈 氏

你還問我！這長安城裏誰不曉得！爲這個事，人都看不起你了。人人都說是在發瘋，爲一個不愛你的女子，能和別人打架！你自己想想看，你做的到底是一件甚麼事呀！你還是早早地把你那個邪心死了罷！再不要做那樣的傻子了！貂蟬那個妖女子是永也不會愛你的，她是正在愛着——

李 儒（狂暴地。）

愛着誰？

賈 氏

誰？——呂布！她和他都已經快要訂婚了。

李 儒

啊，真的嗎？那個說的？

賈 氏

還要那個說！這長安城裏誰不曉得！

李 儒（瘋狂一樣地風走了起來。）

啊啊，呂布！。。。啊啊，呂布！。。。〔他忽然站住，拔出劍來直舉至頂，仰頭向天空發誓。〕我再來重複地發一次誓罷：我若是今生得不到貂蟬，我願我這表出戰士的，勇敢的前胸，在最近的時期中被我底情敵底利劍戳穿！我這柄劍將再不能為我所用！

賈 氏

呀呀。。。

李 儒（突然指着街底前方喊叫。）

哦，那正是呂布！哦，真巧！真巧！我叫他看看我底本領罷！——呂布！你這惡棍！你這痞子！你這沒用的鄙夫！你這專會騙女子的小人！你碰到我，就是你底狗命快要完結的時候，你還是不要動，俯首貼耳

地讓我用劍來在你底身上刺幾下罷！

(他挺劍要撲了過去。)

(賈氏忙一面拉住他，一面用手掩了他底口。)

賈 氏

呀呀……我底爺爺，你真的瘋了嗎？……其實他還沒有——

(李儒底家將二人上。)

家將二人

主人，董太師要和主人談話，叫主人馬上到相府中去呢。我們找主人已經找了半天了。

賈 氏

你們真來得好……他正在這兒發瘋，要……要殺人呢……你們快把他拉回去罷……

(家將二人左右挾李儒下。)

(呂布慢步登場。)

呂 布

是誰？——唉，我明明聽見像是有人在喊我底名字呢……唉，怎麼纔沒有人？……

賈 氏(忽然起了一個心機，忙走前一步。)

你可就是呂將軍麼？

呂 布

是的，我正是呂奉先。

賈 氏

啊，那麼你不是呂布嗎？

呂 布

是的。奉先是我底別字。

賈 氏

啊，原來你底別字叫作奉先……你們男人家底花樣真多！別字啦，外號啦，甚麼啦，甚麼啦，真麻煩死人！……

呂 布

奶奶，你是有什麼事情告訴我嗎？

賈 氏

怎麼？你覺得我這樣問你底姓名是很奇怪的，是不是？但是你要知道我是受了別個底委託，要和你說句很重要的話，所以不得不先問一個清楚。現在壞人是多得很呢，設使有人假冒着你把我要傳給你的話騙了去的時候，那個干係可是太大了呀……

呂 布

甚麼事？那個委託你的？

賈 氏

是——不，不！我總有點不敢相信。你當真是呂布嗎？

呂 布

是的，是的，我發誓……

賈 氏

好罷，你不要急。只要你不是假冒的就好了……你猜是那個委託我來找你的？

呂 布

那個？

賈 氏（故意湊近一步，低聲地說。）

貂蟬姑娘。

呂 布（狂熱地。）

是貂蟬姑娘嗎？

賈 氏

不要這樣大聲呀！貂蟬姑娘委託我找你，要我對你說，若是你真個愛她時，你還是馬上到王司徒面前

去求婚，無論怎麼樣總要越快越好。因為，你是曉得的，愛她的人現在不只是你一個，你若是——

呂 布

我曉得，我曉得，還有李儒那個下流東西也在愛着她呢……我馬上就和王司徒說去，我馬上就去……

賈 氏

但是。慢點，慢點。我還有話要和你說呢！你去見王司徒，總要想法子說服他，使你們底事情成功纔行。可是有一件事你要記着：若是你們底事情成功了的時候，你却不要對貂蟬姑娘說到我今天給你傳話的事，因為貂蟬姑娘是個很自重的女子，她現在因為愛你，纔使我給你傳話，你若是當面問她，反要她不好意思起來。你要知道，這種事情在我們女子算是一種不守禮法的事呢。你千萬記着罷！

呂 布

哈哈，這有什麼要緊……

賈 氏

不，不！這是貂蟬姑娘叮嚀我的，她不願你將來

問她這個事。

呂 布

這是她現在的想法，她將來自己會變的呢……哈哈，好罷，隨她底意思。我馬上就去……——唉，不過，奶奶，我還沒有問你底尊姓！你姓甚麼呢？

賈 氏

我是不願意人知道我底姓名的。你不要問我了，還是快一點去辦你們底事去罷……

呂 布

哦，奶奶，你真是個好人！那我只有永遠地記着你，永遠地感激你。你雖然不說你底尊姓，你這個人，我却是從此永遠地認得了……哦，說到認得，奶奶，你怎麼會認得我呢？

賈 氏

喔呀！……那是——那是……——那有甚麼稀奇？你底服裝面貌，貂蟬姑娘對我都說得清清楚楚，我今天本想到董太師府中去找你的，不料纔由家中出來，便看見了你，真是——

呂 布

那麼這個就是奶奶底家了？

賈 氏

啊，……——你這個人！我對你說過了，我連我底姓名都是不願意人知道的，你還問這個做甚麼！你還是立刻就到王司徒那兒去罷，貂蟬姑娘在等着你底消息呢。

呂 布

好，……那裏，奶奶，我多謝你了。（下。）

賈 氏（仰面自笑。）

弄得真好！再過幾天，我看那個傻子還來理不理我呢！

第二場

王允府中之一室。

王允與呂布登場。

王 允

奉先，你來！你不要急，我們緩緩地商量。一切事都是要商量纔有好結果的，是不是？來，我們在這間房子裏秘談罷。在這間房子裏談話，是沒有人可以聽見的。你底性子太急，還沒有聽到我底確實的回答，便

不耐煩了起來……在你這或者也是一種當然情形，因為一個人每到熱情來得太猛的時候，容易失了自己底本性。這種情形是少年人都有的，不過我並不是說這個不對，好比我，從前年青的時候也是常常這麼着的。我還記得我有一次為一個女子幾乎去自殺；當時我把一切朋友忠實的勸告都看得和老虎口中流出的唾沫一樣，好像含着許多對我不利的毒汁！我曾經要在一個黑暗的夜裏打算去刺殺一個很愛護我的人。那人底年紀比我要大着很多，他曾經不客氣地阻止過我那種不正當的愛情。但是當時我因為被那盲目的狂熱弄得失掉了用冷靜的心思去觀察眼前種種事物的能力，竟至懷疑到我那位以長者之心待我的人是在嫉妬我底好事，竟至把他看成了一個妨礙我的唯一的仇敵，不惜用陰險的卑劣的手段對付他。不過終竟被我底良心把我遏止住了，我那個罪惡的舉動算是畢竟沒有做得出來，我曾受着一種不能告人的苦痛，——那種苦痛比受甚麼刑具還要厲害呢！——結果是害了一次幾乎不能醫好的大病，纔算把那段事情告了結束。從那次經驗以後，我纔深

深地知道了熱情漲到最高時的危險，我常常在警戒着自己，惟恐有時又陷到那種沒有辦法的境遇中間……——自然，我自己也不能說我就完全變成了一個石頭，不過一個人遇到這種事情，總得先有一番遠慮纔行……

呂 布

你對我講這些話到底是甚麼意思？

王 允

我底意思是說你現在的年紀正容易犯着那種危險，所以一遇到熱情底襲來，應該自己先下一番克制的工夫。少年人底血是往往不碰到甚麼特別的刺激也會像開水一樣的滾沸起來的，若是再有一種引起了很大的希望而實際上却難成功的事情來作祟時——

呂 布

你說？甚麼實際上却難成功？……

王 允

你不要急，你只聽我說罷。我說——我說若是有那樣的事情向一個少年人來作祟時，那個少年人底明哲的精神一定會被他自家滾沸得太利害的熱

血所燒死，他會完全變成一個不通人情的自私的白癡，他會把一切實際上的利害和個人間應守的道德都置之不顧，他會有擾亂社會的罪大惡極的行爲。

••總之，我底意思是說少年人底感情到某個時候會發生一種病的現象，說特別一點，少年人底感情是容易中毒的。要免除自己底感情底中毒，那最好是保持自己底明督的精神底健康，最好是保持自己底血脈底和平，要冷靜，要深思——

呂 布

司徒，我今天不是來聽你底教訓的，請你把你這些至理名言暫且收藏起來，容改日我再專誠拜領。今天我只是爲要求你底一個允諾而來的，這個允諾是非常的簡單，只要你對我說一聲：“好，貂蟬就嫁給你罷！”——只要這一句話，我只要你這樣一句！其餘的呢，我請你都暫且不忙說着，因爲我今天還有別種事體，沒有時間在你這兒久留。

王 允

唉，不是這樣說法！你真太性急了！世上每件事情都不是如我們所理想的那樣單純，所以我們遇到

一件事情底發生，決不可以任自己底性子去解決。我們應該把該件事情底來因後果都加一番思索，這就是說：我們先要明白該件事情是怎樣來的？然後又要確定該件事情若是任我們底性子做了下去的時候所得的結果又是怎樣？所以——

呂 布

你今天大概是得了精神病了罷？怎樣只在一味地說着這些文不對題的話！我問你的只是貂蟬——

王 允

是的，我曉得，但是你聽我說，一個人當他想要做甚麼的那個時刻——

呂 布

夠了，夠了！請你只回答我一句，——貂蟬能不能嫁給我？能或不能，——只一個字也好！不然你就只點一下頭或搖一下頭都行！總之望你很快地很簡單地答復我罷！——唉，怎麼樣？

王 允

哈哈，奉先，你怎麼總是這樣急的性子！我們還是慢慢地——

呂 布

噲噲噲噲……你真是纏不清的老頭子！——你聽着罷！我是一個不會和人敷衍的人，我是要人用誠意來待我的。我今天實在沒有閑空和你鬧這些文縷縷的玩意兒，要是你實在要我和你長談，那也可以，但是却不是今天！要背經書，讀詩賦，講先王之道，我都來得，不過須得要我高興的時候再來奉陪！今天我來的意思是很簡單，我底舉動也非簡單不可！——司徒，你看！我現在把劍抽出來了！我是甚麼都不怕的人，請你選擇兩種禮節待我這個現在立在你面前的客人罷：回答我問你的話，不然便請找一把劍來和我這樣比一下劍！——隨你選擇那一種都可以，要是你不會比劍，那你就趕快明白地回答我底話！你要是還要文縷縷的時候，那就請你小心點，今天我底劍同今天我自己底性子一樣，很有些不十分耐煩的脾胃呢！

王 允

……怎麼？怎麼？好，好，我回答你，回答你。你問貂蟬能不能嫁給你，這——這——

呂 布

這——甚麼？

王 允

這我以爲還得要我去問問貂蟬。因爲我不是一個頑固不通人情的人，我不願使我養的舞女嫁一個她不願意嫁的男子。這是我向來與別個不同的地方，所以，這層還要望你諒解。

呂 布

你不用問她了，我曉得她是願意嫁給我的。

王 允

哦呀！你曉得她願意！你怎麼曉得的呢？

呂 布

唉，……我是……我想她是一定會願意的。

王 允

你想！你曉得！你到底還是曉得，還是想呢？總之，就是她真個願意嫁你，在我，還是得先問她一聲。因爲這個我認爲我應該做的，我不能因爲是你來求婚，便改變了我一向對於家奴寬大的態度。

呂 布

也罷！你就先去問她一聲。不過若是她表示了願意的時候，那你總該不至於再像今天這樣和我開玩笑罷？……但是你要牢記：不管我是想也好，曉得也好，總之我可以斷定她是會願意的。你要騙我，却是做不到！

王 允

……爲甚麼我要騙你！你去問全長安底市民罷，那一個不說我王允是個誠實的君子呢？……

呂 布

好，就這樣罷。我等着你底回音。——不，我明天再來一趟。

王 允

讓我送你出去，由這間房子到外面去是很曲折的，生人很容易迷失呢。

第三場

貂蟬之寢室。

幕啟時貂蟬斜臥一寢榻之上。三使女數坐地上：一彈琵琶，一奏笙篴，一則曼聲作歌。

第一使女(歌)

自從一見郎，
此心便狂蕩；
別郎不久便憂傷，

別後不知郎去向。

鐘鐘鐘，

日也長，

鐘鐘鐘，

夜也長，

鐘鐘鐘鐘鐘鐘鐘，

日長夜長空惆悵。

爲郎歌舞停，

爲郎帶不整，

獨居暗自呼郎名，

沉沉深院無人應。

清清清，

坐不寧，

清清清，

臥不寧，

清清清清清清，

不寧不寧慄慄病。

(歌停。)

是這樣唱的麼？

貂蟬

唉，是這樣唱的。

第二使女

你新製的這個歌到底是什麼意思呢？這又不像普通的歡歌。

貂蟬

.....

第三使女

我相信這個歌在宴會的時候是不能用的。

第一使女

還說甚麼宴會呢！重九那天底宴會還把人沒有嚇死？老實說，我真不願意再有甚麼宴會……

第二使女

說起那天底宴會來，我倒想起來了：那天那個像發了癡一樣的，開首由桌上走了下來的將軍姓甚麼呢？

第一使女

聽說姓李。

第三使女

不是不是。拔出劍來的那一個纔姓李呢。

第一使女

那麼他姓甚麼呢？

第三使女

姓呂，就是我們常常聽見人說起的那位呂布將軍。

第二使女

哦……

第三使女

你問他幹甚麼？

第一使女

有甚麼！因為今天我看見他在前廳同主人談話

貂蟬

甚麼？你看見今天他到我們府上來過嗎？

第一使女

我看見。他好像同主人有許多要緊的話要談，主人好像因為前廳常有人去，不大方便似的，把他又引

到前廳旁邊的秘室裏去了……

貂蟬

你看他還是那天的那個樣子麼？

第一使女

他——

(王允登場。)

王 允

貂蟬！

貂蟬 (起立)

唉，主人……

王 允

我有些話要和你說……哦，——(向使女們。) 你們到外邊去罷！把那邊的窗子關好。

(使女們關好窗子，陸續退場。)

貂蟬 (不自然地)

有甚麼事，主人？

王 允

哈哈，貂蟬，自從那天晚上以後，你常常在避着我，是不是？

貂蟬

唉……

王允

不過我很原諒你。我知道處女總是這樣的，處女總是不願意很直快地做出自己心裏面所想做的事體，所以，你雖然拒絕了我，——說厲害一點，你簡直是侮辱了我，你簡直是辜負了我，可是，我却還不怪你，我對你的情意却還是同從前一樣，或者可以說，比從前還更要深一層了呢。你想，一個人像我現在這樣的名位，還愁尋不到好的姬妾嗎？你想，像我要尋一兩個長安市中出色的女子，總該是容易又容易的事情的罷？然而，我却迷戀着你！我受了你底拒絕——你要知道，那是我從來沒有受過的待遇哩！——而還能照舊的愛你！你想，我這種情意算不算是難得的？算不算是自古至今少有的？你說，算不算是的呢？

……不過，我想，你是一個聰明的女子，我待你的情形，你一定明白，有許多地方，你應該比較我本人還要清楚。我對你從來取的是寬大的態度，你看，你那天晚上使我那樣生氣，今天我却還是很和平地向

你解釋……你給我說，——喂，貂蟬，給我說，你那天晚上不是真心氣我的……你快這樣說一下罷！

……不然，我是不高興的，不怕我就還是愛着你。怎麼樣？……哦，不說也罷，你點一點頭，表示我猜想你沒有真心拒絕我是對的，該可以罷？喂，喂，……
——噯，怎麼不？你看我是這樣寬大地等着你底表示呢，你看我是多麼寬大……

貂蟬

……主人，你不要逼我……

王允

逼你？逼你是這樣的嗎？我一點不強迫你，只是在問你底意思的……不過，我知道你底心裏對我是很好的，我不是說過了嗎？處女總是不願意很直快地做出自己心裏面所想做的事體……像我這樣待你難道還不能得你底歡心？難道還不能使你很高興地委身於我？說老實話，若是別個人處在我底地位，決不能這樣寬大對你的。你看，在長安的無論那個府中，主人對待他底侍女，像我對待你的樣子麼？他們都是要怎樣就怎樣，那裏還像我這樣先來問你底

意思呢！我這種態度，使別個看了，怕會說我是在發昏！——哦，的確是的，我爲甚麼要這樣做呢？你看，你是我養大了的人！可不是嗎！我對你的好處，你應該——在你，的確是應該！——給一點兒報答纔行罷……但是，我曉得你是曉得的。說呀！你底心裏到底是怎樣？……不過，這不是逼你。逼你決不是這個樣子的。我從來就沒有逼過人。

貂蟬

但是呢，主人……

王允

說呀！我聽着呢。

貂蟬

我已經是說過了：我甚麼都可以聽主人底命令，只是——

王允

噲，只是甚麼？你又是這一套！……哦，你既是甚麼都可以聽我底命令，那麼我要你今天晚上就作我底妾侍。好罷，貂蟬？今天晚上就正式作我底妾侍罷！哦，就這樣！我馬上喊幾個使女來給你改妝。哦，

就這樣！這樣真好，我曉得你是甚麼都可以聽我的。
••好，你預備，我馬上叫人來•••（他很輕快地要出去了。）

貂 蟬（帶哭地拉着他跪了下去。）

不要•••不要這樣急•••主人，主人••
•請你，請你聽我說明白•••我，我甚麼都可以聽從主人，只是除了這件事•••主人待我的好處，我是只有感激，不過，我，我•••我願意終身像侍奉父親一樣的侍奉主人•••

王 允

怎麼樣？怎麼樣？你說，你說願意像侍奉父親一樣的侍奉我！這是甚麼話！甚麼話！你是在欺我老了！你在瞧不起我！你這是說我和你不配放在一塊！你這是說像我這樣的年紀要把你收房是作賤了你了！你底話真俏皮，真俏皮，說願意像侍奉父親一樣的侍奉我！這就是我問了你半天所得到你底唯一的回答嗎？你還不識抬舉的丫頭，竟然嫌我老，竟然嫌我和你不配！啊啊，那麼你想嫁誰呢！我看你近來神氣很有些不對，這屋子很像有些關不住你的樣子了•••你

這下賤的丫頭，你給我說，你到底想嫁誰？想嫁誰？•

•• 雁？想嫁誰？

貂蟬（跪在地下，用手掩着臉，哽咽啜泣。）

唉，唉，唉•••

王允（稍平靜了一下。）

••• 哼，好了，好了，起來罷。你這丫頭，到底心裏面想的是些甚麼！••• 真的你以為我是老了嗎？我甚麼地方老了？我覺得我一點都還沒有老的樣子呢：我底頭髮有白的嗎？我底牙齒有落的嗎？你說我甚麼地方老了？••• 哼，你要像侍奉父親一樣的侍奉我！這話虧你能想了出來，能講了出來•••

貂蟬

我並沒有說主人老了，不過——

王允（又興奮了。）

“不過”！“不過”！你這個“不過”！“不過”個甚麼出來呢？“不過”說是要像侍奉父親一樣的侍奉我罷了！這還不是說我老了嗎？還要怎樣說纔明白呢！••• 你這壞丫頭，你這聰明過了頭的丫頭，你到底心裏想了些甚麼事？你想嫁誰？••• ——哦，我替你

說罷！我看你近來是人大心大，你在有了別種心思了。你在想着一個青年的人，是不是？你以為我不曉得嗎？重九那天，你和呂布面對面的那種神氣，我是已經看穿了的。不過，你不要枉費你可憐的精神罷，你只看見呂布那小子底表面，你還不知道他是怎樣的一個人呢。我告訴你：他是個到處浮浪的流氓，是個到處在別人腳下鬼混的浪子。他從前本是在丁原底部下的，以後因為貪圖董卓底地位，纔來投奔了董卓，並且一來就把董卓拜成了他底義父了。你想，像那種人，那裏有一些兒人格，一些兒丈夫氣？你只在看上了他底表面，你只在看上了他是年青！真傻！真傻！像他，在我眼中看來，是最卑下，最卑下，十二分卑下的下流東西，而你——

貂蟬

主人，請你不要罵他了。你從前不是誇過他是當世的英雄嗎？怎麼現在把他說得一個錢都不值了呢？

王允

啊，啊，啊，你這丫頭！你這丫頭！我罵他，你不喜歡聽嗎？你竟然為他質問起我來了！你竟然還不要我

罵他，不要我罵他！啊，啊，啊，你這嬌縱慣了的丫頭！你這不知羞的丫頭！我罵了他，你心裏不好過，是不是的？你竟然這樣！竟然這樣！我就誇過他，現在却偏要來罵他，你把我怎麼樣？……——好好好，你愛他去，愛他去！但是，你却莫要想走出這個屋子一步！你就把他放在你底心裏愛着罷！你明白我底話沒有？我說的是你要愛他儘管去愛，但是你莫要想他會來娶你！你始終是這個屋子裏的人，我不能把你嫁給別個的……——啊，啊，啊，憑着我底司徒官職說句話：我真要被這個丫頭氣瘋了！我把人養得這樣大，我待人就像待自己一樣，我無論甚麼時候，——早晨，晚上，在朝，在府，都在想人，而人對於我纔是，唉，一盆冷水！……——啊，啊，啊你這不知恩的賤貨，我算是白養了你一場了！……（稍停頓了一下，看了看她，又低頭想了一陣，忽然得到了一個主意。）——好！你要我作你底父親，我自愧不能承受你這番好意，我來另外給你找一個父親罷！你聽我說：明天早晨把衣服換好，跟我去到董府中去。記着！明天早晨！我把你給董卓認成義女，索性你和你所看上的呂布結爲兄妹，豈

不更好？這樣，你該快活了罷？這我是爲使你們兩個變成一家人的意思，你們兩個以後總可以自由見面談話，犯不着再玩重九那天的那種把戲了！哦，好！你可稱心了嗎？……不過，再要和你說個明白，這兒就是有一點我很抱歉：就是我底氣量只能使你們成爲兄妹，我底寬大只能到這個地步！我不是說過了嗎？我說是要你莫要想他會來娶你！我說出的話，我一定要牠成爲事實的！——哦，好了，記着！明天早晨！今天我再沒有甚麼話同你好說了。（退場。）

（天色已晚，場上漸漸昏暗。）

貂蟬（孤獨地，失望地，揚起地底頭沈默有間，緩慢慢地帶着哭聲自訴了起來。）

甚麼呢？甚麼呢？……這些話，這些話，這些話……我竟被人撥弄到這步田地！我，我這頸上腕上都套着硬鐵練的囚犯！哦，我……——這是甚麼命運來投到我底身上呢？我要同他成爲兄妹，成爲兄妹！……哦，這分明是要鎖死我底靈魂的一個枷鎖！我是在被人這樣的撥弄着了，撥弄着了……這我那裏算是一個人呢！我不能說一句我想說的話，

我不能陳說我底心願，我不能主張我認爲是正當的我底權利……我任別個罵我，辱我，強迫我，叱喝我……哦，人！人！我那裏是個人，是個人呢！這種生活，這種非人的生活是一天比一天更嚴酷地逼起我來了！……——哦，但是呢，我要同他成爲兄妹……我所有的希望，我所有的冀盼，我所有的我這心中第一次唯一的狂熱都要成爲泡影……——哦，呂布，我是愛你的，愛你的，不過，怎麼辦呢？命運——哦，我不再說命運！這怕是由我們歷代傳下來的惡的法制在束縛着我，我是連動都不能動的……這怎麼辦呢？怎麼辦呢？……——哦，呂布，可是我這個處女底心已經交給你，我現在怕是只剩到死……是的，只剩到用死，用死來作爲我自己自從見你以後每日所受的煩惱底報酬了！……哦，這樣，這樣！我，我……——我怎麼還不死呢？怎麼還不死呢？……（她狂亂地揚起頭來走來走去。）

（月光由窗外射入。）

唉，這……這……月兒出來了，出來了……
（她奔到窗邊，把窗子打開，一道堅強的月光射在她底臉上。）——

月兒呀，月兒呀，你今晚怎麼另外是一種樣子？你底光像是有些太強了呢……唉，我現在向你祈願罷！（她跪了下去，做出與拜月的姿勢。）我，我在想望着自由，我在需要着自由，你快用你底光明把我帶了去！把我帶了去！……我，我……自由，自由……（她底悲痛到了極點，不自禁地倒了下去，便縱聲大哭起來。）

（場上四周都已黑暗，月光只投在她整個的身上。）

第 四 幕

第一場

董卓府中之廣廳。

董卓坐於左首高椅上，李儻，郭汜及其他文臣武士環侍座旁，甲士們竊立兩側。

王允面董卓而立。

董 卓

我不懂你底意思。爲甚麼你定要把那個舞女給我認成義女呢？雖然說我底德高望重，這全長安底市民都把我看成他們底國父一樣，但是那個舞女——

不過是一個舞女！爲何特別地要來把我拜成她底父親呢？這個例子一開，想要來當面拜我作父親的人一定很多，那我那裏來得這許多的工夫？你可以告訴她——那個舞女——就說我不願意那樣。我也望你以後再不要給我拉扯這一類的事情。

王 允

太師，你弄錯了。這個舞女，是我家中的舞女呢。

董 卓

哦，你家中的？那麼我更不要了。我們朝中所有的臣僚，那個家中沒有幾個舞女？要是都像你這樣做時，那我豈不是“難爲人父”了嗎？哈哈，司徒，你這兩天大概是政務空閒了些，是不是？不然，怎麼能想到這一類的事情來做呢！

王 允

不是這樣。我還是給太師說明了罷：這個舞女從小便養在我底家中，現在已是“及笄之年”，她自己因感我底教養之恩，所以“願薦枕蓆”，執“抱衾與裯”之勞，我是因爲有些溺愛她的緣故，覺得像她一個無父無母的女子，身世總是很孤苦的，因此，很想託太師

底洪福，在她要被納入專房之前，來在太府底腳下認一個義女，好使她消滅百災百禍。——這個，我曉得很有濟亂太師的，不過，看在我底分上，還望太師能賜她這點恩惠。

董 卓

噢！原來這麼一回事。這個當然是可以的。她叫甚麼名字呢？

王 允

叫貂蟬。

董 卓

哦，貂蟬！這個名字，我好像聽見過的……是的，我聽見過！好像聽說是這長安城中唯一的美女呢。

王 允

那太誇讚她了。

董 卓

你已經把她引來了嗎？

王 允

引來了。現在她在廳外等候着哩。

董 卓

那麼，好極了，好極了！你快把她帶到這兒來罷。
我試看看她是怎樣的一個美人……哦，快去把她
帶到這兒來罷。

王 允(鞠躬地。)

謝謝太師，我就去把她帶來。(下。)

董 卓

……唉，奉先呢？

侍立中之一人

沒有到。

董 卓

這孩子怎麼啦？這兩天見他底面的時候很少，他
好像是有甚麼病似的，有時候到我面前來站一站，却
只垂着頭，一句話也不說。我看他確是精神不好，說
不定有甚麼特別的事故煩惱着他。——你們中間有
誰知道他到底是怎麼啦？

全體侍立者

我們都不知道，太師。

董 卓

今天還有甚麼事情呢？……——哦，李催！

李 催（向前。）

太師。

董 卓

你說孫堅已經被劉表殺死了，這是確實的麼？

李 催

確實的，太師。昨天部下接到袁紹由冀州齎來的公文，說是孫堅因為興兵侵犯荊州，所以被劉表用弓弩隊射死了。那公文中還說，孫堅這次的行動是出於袁術底挑撥的。據袁紹底意思，說是袁術雖然是他底弟弟，但是他們已經斷絕了來往，他說他自己是已經竭誠地投歸於太師了，對於他那種叛逆的弟弟，只有請太師尅日子以討伐以懲頑惡。並且他還託部下特別轉請於太師的是願太師由京城給他撥些糧餉，他說他是誠惶誠恐，但望太師能允許他底這個請求。

董 卓

孫堅死了，倒是一件值得高興的事：他一向只在我作對，我曾很大量地派人去和他聯絡；——哦，（向李催。）我記得還是派你去的呢！——反而還受了

他底拒絕；我以為他真的可以眼中沒有我，便那樣縱橫一世了，不料也有今日！哈哈，痛快，痛快！……
——但是，袁紹怎麼忽然問我要起糧餉來了？這個奸詐的小人當他結合孫堅以及其他十五鎮叛徒的時候，氣焰也算是颯動了一時，那想到今日却變得這樣的無用了呢！不過他這種要求又是不好不答應的。我想——哦，還是和李儒商量一下的好……李儒呢？

李 儒

沒有到罷！……（巡視侍立者全體）沒有到，太師。

蓋 卓

沒有到？奇怪！他和奉先一樣，這兩天總是難見面的。他這樣子我不喜歡，他要勤勞些纔行……並且他最近態度很是不好在我面前說了許多奉先底壞話，我承認這種行爲是進讒言的行爲，我是不願意我手下的將官們互相排擠的。他若是還要繼續他這種行爲時，那我就不能不用他來作一個警戒別個的榜樣了……——不過，袁紹這件事却很要費些籌酌……哦，這樣罷！……郭汜到了麼？

郭 汜（向前○）

太師有甚麼吩咐呢？

董 卓

我派你立刻到冀州去見袁紹，傳達我底使命：你去對他說，我對於他底請求是可以允許，不過要他先表示服從了他從前沒有服從的我那個意見。你這樣說，他就會知道的。我老早就感覺到了全國人民對我的愛戴已經到了極點，都因我一向謙卑自持，不肯擅臨高位，所以遲之又遲，一直到前次纔聲明了我為國家起見，願受羣衆擁護，自立為皇帝。這也不過是萬不得已之舉，並非我底本心，不料袁紹他竟藉此勾結叛徒，擾亂安寧。現在我固然還是不願履行我那個聲明的，可是經不起人民底企望和百官底勸進，所以我已決定不久便要舉行一次登極大典。不過關外的諸候似乎還有些不安靜的情勢，這個倒非一個熟悉關外情形的人去統一不可。因此我派你去命令袁紹，要他徹底悔改從前的過失，最好他去向關外各諸候陳說一番，叫他們都不要逆天背命，須得一致地信託於我底權力之下。要是他對這層服從了我時，那我再由京師撥糧餉給他，我可以預約給

他二十萬糧餉，並且還可以賜他二千匹良馬和一百箱金玉彩帛的。你就這樣去和他說，看他怎樣。我要你馬上起程，但是可要早點回來，因為我要等到你回來以後纔能舉行大典呢。

郭 汜

謹受恩命，部下即刻便動身前往。(退場。)

(王允以手牽貂蟬手上。)

王 允

太師，這就是我家中的舞女貂蟬，她雖然粗習禮儀，可是還年幼無知，今天是第一次登太師底門第，有舉止失檢之處，還望太師能予以原宥，並且望能多多地賜些教誨給她。(向貂蟬。)貂蟬，快拜見太師。你是多麼應該引為榮耀的呀！太師已經允許了把你認作義女。這真是你底天福了。快拜見太師……哦，不，拜見你底義父，你尊貴的義父。

(貂蟬要拜了下去。)

董 卓(由椅上站了起來，忙用手拉住了貂蟬底手，很遜臉地向她說話。)

不要忙！不要忙！把你底頭抬起來，讓我看看。

••——啊，好一個美人！你真是個美人，真是個絕代的美人呢！啊，讓我看，讓我看•••——你這鬢角，你這眉梢，你這口，你這腮，你這•••你這•••

•啊，真美！真美！——讓我看，頭不要低下去！頭不要低下去••• 俺，你底眼睛怎麼只在看你底脚呢？——啊，這樣俊秀的下頷，這樣低削的雙肩，這樣•••怎麼？你不願意我看你嗎？怎麼是這個樣子！

俺，怎麼？你哭啦？這是怎麼一回事呢？——啊，你真是個美人•••——但是，你哭甚麼？對我說！•••

。（他一揚頭看見王允臉上滿罩着不悅的神色，又回頭看了看貂蟬，驟然變了一個態度向着王允。）喂，司徒，我看我這個義父也不必使她拜認了，我覺得我現在對她的情義已經超過了父女的界限，你說要他託我底洪福，我看索性就徹底叫她來作我底夫人罷。這樣，她託我底福將更要大些：我不久就要舉行登極大典，那時我便正式封她作我底皇后。今天你也不必再帶她回你底府上去了，我立刻就引她到後廳改粧，今晚就——

王 允

甚麼？甚麼？太師，你怎麼能夠這樣！這是我底

人，“君子不奪人之所好！”況且——

董 卓

禁聲！我不要你說話！甚麼叫“你底人”“我底人”？大家都還不是天下的人？等到我登極以後，連你也是我底人了。甚麼！“君子不奪人之所好！”這句話，你拿來反抗我嗎？你要曉得我不是“君子，”但不久却要成“天子”哩！你看她還在哭着，——（向昭暉。）哦，乖人，不要哭，不要哭！（又向王允。）不知道她心裏有甚麼委屈，我看她一定是不喜歡跟你的。你回去罷。你底年紀已經這樣老了，犯不着來作這個孽了。

王 允

我底年紀……那麼，太師，你呢？你不是同我一樣，或者比我還要老些的嗎？

董 卓（不理王允。）

李催，聽我吩咐你：你快趕回郿塢去，對我底家族說，這九月十九日我底壽辰，我不願意回去，打算就在京城過壽，但是叫他們也不必趕到京城來，因為由郿塢來京城總要三天的路程，今天已經是十三

了，等你到郡塢以後他們再動身時怕也是趕不上的，即準趕上，也太匆促了。我要你現在就起程去，你聽見嗎？……哦，其次——（向全體文臣武士。）今晚我要爲我這位新夫人大張喜筵，你們就留在我府上給我祝賀罷。我要把我底酒庫打開，那兒藏的都是陳年的嘉釀，你們可以盡量地痛飲一次。（轉身欲行。）哦——還有，你們快去傳我底命令給衛兵們，叫他們放起礮來爲我慶祝這件喜事並昭告雲霄以求皇天后土底祐護。——（向貂蟬。）喂，乖人，不要哭了，有甚麼委屈同我到後廳說去。（牽貂蟬手轉向後廳去。）

王 允

太師，太師，你怎麼能夠這樣！不行，不行！（他奔向前去想拖住董卓，却被兩個甲士用戟把他擋住了。）這……
唉，唉……

（全體退場，廣廳中只餘王允一人。）

天呀，天呀，這我到底做了一場甚麼事呢！啊，啊，我做了一場甚麼事？甚麼事？……我竟然蠢到這個樣子！我親自把我底寶物——我自己都不忍即刻就佩戴的一件寶物——雙手捧着送給別個……

• 啊，啊，啊，我瘋了嗎？我這是還嫌豺狼沒有吃到自己底身上來，所以自己把自己底心肝挖出來投向豺狼底口邊上去……真蠢！我怎麼纔作了這樣的一件事情！自己尋到人底門前來叫人用鞭子拷打自己，自己跪到人底面前去請求人給自己上一付鐵鍊！啊，啊，我真是痰迷心竅了，痰迷心竅了……——唉，你這好色的淫賊！惡徒！強盜不如的淫賊，惡徒！你——（環顧左右）等着罷，我要復仇——唉，復仇！……——但是，今天，今天……我怎麼作了這樣一件事情呢？啊，啊，啊，我——

（呂布登場。）

呂 布（暴怒地，）

站住！

王 允

嗨！

呂 布

我把你這戴着“仁義道德”假面具的偽君子——哦，現在我纔明白了！我只問你：你說你一得到貂蟬底同意，便即刻把她嫁給我，這到底算不算是由你口

裏說出來的？

王 允

• • • • •

呂 布

說！

王 允

我那里能夠曉得？我今天不過是帶她來拜見太師的，那料——

呂 布

你只是帶她來拜見？你這善於說謊的好詐之徒！你以為你騙我今天到你家中問你底回答去了，我便不知道這兒底事情了嗎？我今天雖然沒有來給我底義父問安，但是你適纔在他面前講的甚麼，已經有人完全報告給我了。我最恨的便是專弄陰謀鬼計的人，我最恨的便是我底情敵，我最恨的便是斷送了我底愛人的惡漢：司徒，你簡直是我仇讎之仇讎了。來，你好好地站着，我非要我這劍今天喝些血不可。

王 允

• • • 唉——好，你既知道實情了，我也再不必

聽諱。不過，奉先，你要曉得，現在你底情敵，已經不是我了，就是你把我殺死，那個人——你那情敵——還是占據着你所愛的人，這對於你是一點益處也沒有的。我替你想，你還是好好地想法子，把你現在的情敵除掉，那纔算得是一個有勇氣的人，要是只想在我這個手無寸鐵的人底身上出氣，那却不過是徒只顯出你底庸懦罷了。

呂 布

噢——

王 允

你明白了嗎？……那麼你來，跟我一同到我底家中去，我們商量一個妥善的方法罷。

第二場

王允府中之一室。

王允與呂布登場。

王 允

好，我對你說實話：我是愛着貂蟬的。但是這個你却不能怪我，——本來這些事誰也不能怪誰！——她自小就養在我底家中，就只在“認識”這一點上說來，我也是比你占先的……但是你不要急！我說

“占先，”並不是說我一定應該把她據爲己有，我底意思是說我愛她的時候，你連長安還沒有來過，我做夢也不知道現在你會愛她，就是我再怎樣的敬重你，當時也不會對於在我身旁的她不生一點邪念，却好好地把她留了起來專等你來受用呀！你說對不對？至於現在我不願意她嫁給你，這却是很明白的，一個人既經愛上了一個人，他是怎麼也不願意把自己所愛的人讓別個人奪了去。你要是怪我，只能怪從前開首愛她的我，却不能怪現在不願意她嫁給你的我。但是，你要是真的怪我從前愛了她時，那你却是一個糊塗蟲了。目前你應該怪——這“怪”字不對，應該是——恨！——你應該恨的是甚麼人，你曉得嗎？你想想看罷，那樣大的年紀，——哼，他今天還說我底年紀大哩！——並且一向就是專門糟踏良家女子的，——你應當知道在長安的和在鄆鳩的你底那些義母底數目——

呂 布

甚麼！

王 允

好，好，說錯了，不是你底義母——兼之，那樣暴戾的性子，又凶，又淫，他底好惡就像是暑天黃昏時底天氣一樣，太陽底影子還熱得人沒有喘過氣來，却已經是雷雨暴作了，簡直變化到他愛那個人的時候，可以用他底口給那人把飯度到口裏，不愛的時候，馬上又可以把他打成肉醬，更其是……——唉，夠了！你想想看罷，那樣的一個怪物，那樣的一個厲鬼——又說錯了，他是奪了你想娶的女子的你底義父呢！——貂蟬一到他底手裏還能活得長久嗎？你——

呂 布

虧你還說！我要同你算的就是這個賬：你把活生的一個美人送到老虎口裏去了……

王 允

這個自然是我底錯。但是，我犯這個錯是無心的，我本只是想設法避去她嫁給你，——這個你不能怪我，我已給你解釋過了。——那裏知道他見色便迷，竟至不要臉地把她硬搶刦了去呢！……不過，現在，你聽我說，現在你也不要怪我，我也不要怪

你，橫豎事情到了這個地步了，這個擔子要我們兩個一同負起纔行。你聽我說！你愛貂蟬，我也愛貂蟬，現在我們兩個合起來同聲嘆一口氣罷：“唉！我們底人被別個奪去了！”——現在我們要這樣！現在我們合起來去除我們共同的情敵！

呂 布

除我們共同的情敵？

王 允

是的，我們兩個現在都是處在同一的侮辱之下，我們兩個要作同志，不要內鬨……

呂 布

同志？

王 允

是的，是的，——怎麼樣？你以為他是你底義父嗎？你要知道他已經是天下底公敵了，將來總有一天要受天下底公罰，就是在“明哲保身”這一點上說來，你也應該早把你和他底父子關係撕破纔行。況且，他已經把你想娶的女子拿去作他底老婆了，事實上你和他還有甚麼父子底情義呢！

呂 布

唉，那麼，好，就這樣辦！可是你却再不許騙我！

王 允

你信我罷。不過我們務必要在最近時期中達到我們底目的，不然怕就要有差錯的。

呂 布

那麼，我去了，我們馬上就分途設法罷。

王 允

但是，我們得預先訂一個條約：我們底情敵死在誰手中貂蟬便歸誰！

呂 布

甚麼？

王 允

就是說：我們兩個人中間那一個把董卓弄死，那一個便有貂蟬。

呂 布

唉，你又在弄甚麼花樣了……你這個條約是甚麼意思？

王 允

你不要急得那樣。這在你是不會吃虧的。

呂 布

我不懂！

王 允

因為你常常要同董卓接近，並且你又是手下有兵的人，無論如何總是容易下手的。不怕我們現在這樣訂一個條約，其實將來成功的一定是你。我之所以要這樣的原因，老實對你說，只是自己給自己製造一個希望的影子，拿來煖一煖我這可憐的心兒，借此好鼓勵我憤恨情敵的勇氣。你可以儘管放心地答應了罷。這個若是戳穿了來說時，不過是你為酬謝我對你的幫忙而送給我的一塊假金子罷了。

呂 布

哎喲！司徒……

王 允

聽說有一個窮人，因為得不到肉吃，跑到屠戶底門前去把自己底一張空嘴嚙動了半天，果然回到家中，就真像是享了太牢的一樣。現在我就是那個窮人，你相信我罷。

生的時候，突然間總有一個適應當時情形的計謀闖進我底心裏來的。我手裏沒有刀也沒有劍，但是我却有我底機智！我底機智便是我底武器！啊，董卓，你今天當着我還說到你底生日，好，你底生日到了，你底死期也到了！你也不要想舉行登極大典，還是讓我把你送到地下去休息罷！……哦，貂蟬，你始終是我底人呢，不怕你——

(侍者上。)

侍 者

主人，夏侯醫生來了。(退場。)

(夏侯文初登場。)

夏侯文初

司徒，今天不忙嗎？

王 允

文初，你來了，真好。我有些話想要問你。

夏侯文初

司徒，莫說我誇口，你要問的話，你還沒有說出來，我早已知道了。你是要問自從我做了你府上的醫生以後，你底貴親族以及你府上的上上下下的男

男女女共總有多少人叫我醫過病，對不對？這是家長應該問的，也是應該操心的。不過，我可以對你說老實話，司徒，你底貴親族和你府上的人來叫我醫病的雖然很多，但是却一個害怪病的也沒有……

王 允

文初，不是這個——

夏侯文初

不，我是說老實話。這個在我們作醫生的看來，是覺得很高興的。因為我們雖然作醫生，把人底肉體有時候用針去戳，有時候用火去灸，看去好像是很殘酷的，其實看見人染了惡疾也一樣的覺得有些難過。你底府上的人，可以說都是乾乾淨淨，這層，在一個做官的人底家中是很少見的：莫說我誇口，我做過尚書丁管府上的醫生，也做是郎中張鈞府上的醫生，到你府上的前一個月還做過侍中蔡邕府上的醫生，但是，那一個府上不是十個人裏面就有七個人是染着有惡疾的？並且，還有，你底府上雖然使女舞女這樣多，卻還沒有一個人懷着私孕……

王 允

唉——

夏侯文初

這個纔實在是難得的呢！莫說我誇口，我做過許多做官人府上的醫生——哦，我已經說過了……天爺爺！講起來真嚇死人！我在尚書丁管府上住了半年，就給他底使女和舞女們偷偷地打了二十四個胎！那些女孩子們真算是可憐極了，有好幾個都是主人給她們種上的！郎中張鈞底府上呢，也是一樣，並且有一個使女幾乎因為打胎送了命，那回還弄得我出了好幾天的冷汗呢！侍中蔡邕底——

王 允

夠了，夠了，我們不要講這個——

夏侯文初

司徒，我因為同你是知交，纔把這些事都講給你聽，不過你還是不要和別個講的好。

王 允

我不講，我不講……——你靜些罷，聽我問你

夏侯文初

好，我聽。

王 允

你會製可以毒死人的藥酒嗎？

夏侯文初

可以毒死人的藥酒嗎？

王 允

是的，我要一種藥酒，要吃的人上口時特別甘美，決不會疑心到有毒藥在內，可是等到他吃下去的時候，能在很短的時辰以內把毒液散布到他一身底血脈裏邊，使站在旁邊的人束手無策地靜等着他向這個世界撒手告別。

夏侯文初

司徒，你是在開玩笑的罷？

王 允

真的！

夏侯文初

我不相信一位家中沒有半個女眷懷過私孕的家長會用陰謀去害人。

王 允(作色。)

文初，我說的是正經話：我認識你已經很久了，我們底交情也不算壞，遇到我有重要的事情時，你總應該幫我底忙。而且，只要你肯出力我總不虧負你：你看，今天我把我身上帶的這個金囊先送給你罷。成功以後，再送你更重的禮物。

夏侯文初

……啊，那麼——自然，我同你是知交，怎麼能不効勞？莫說我誇口，不要說像你說的那種藥酒，就是比那個再厲害的我都製得出來，從前有一次我——哦，記錯了……這種事我自然沒有做過，但是我要做起來的時候卻是很有把握的。莫說我誇口，我雖不敢自比扁鵲，可以起死回生，但卻能與人方便，使他早入墳塋！好，司徒，你說是怎麼一回事？

王允

我告訴你，我想要使一個惡人死於非命，可是因為那個惡人底權力太大，要是不想一個圈套的時候，勢必是弄得事情不但不能成功，反而還要送掉我自己底性命的，所以，我打算請你用你那一向熟讀“本草”的高明知識，製出一種藥酒來，等他生日的那

天，我拿去作爲獻結他的壽禮，叫他吃下去安安靜靜地魂離七竅——

夏侯文初

慢點，我已經知道那個惡人是誰了。

王 允

你已經知道？

夏侯文初

是的，莫說我誇口，我據你所說的樣子看來，我已經完全明白了：那個惡人便是董卓。

王 允

啊！——唉！——

夏侯文初

司徒用不着那那樣詫聲詫氣的呀！這是在明明白白地擺着的，現在誰可以稱作惡人，誰能被你認爲是權力很大的呢？這個除了董卓還有那個？並且再過幾天便是董卓底生日，這是全長安底人都已經知道的了。——哦，好的！能使這個天怒人怨的惡人死於非命，那是再痛快沒有的事！司徒，我一定幫你底忙，我一定要使你底計劃成功。莫說我誇口，我也

是一個嫉惡如仇的人，這事既關係着“爲國爲民，”我底“當仁不讓”的精神，也決不會輸與甚麼人的。我馬上就給你去製這個藥酒……——不過，司徒，你要多少？你這個壽禮是不是要裝滿一甌呢？

王 允

給人送的壽酒當然是要一甌的。

夏侯文初

那麼這個可就有些不妥了。

王 允

爲甚麼？

夏侯文初

司徒，你是只想毒死董卓一個人呢，還是想毒死許多人？

王 允

你怎麼這樣問我？你以爲我是一個稟性殘酷，喜歡任意殺人的凶棍嗎？

夏侯文初

那麼我問你，這個壽禮是不是要在當天裏抬到酒席筵前去的？

王 允

自然是的，否則怎麼可以看着叫他吃下肚裏去呢？

夏侯文初

哈哈！那麼，司徒，吃的人一定不止董卓一個，在座的人都要被你害死了。

王 允

••• 噢！真是的呢，這層我卻沒有顧慮到•••
• 那麼怎麼辦呢？只送他一樽酒，可以麼？

夏侯文初

笑話！你見過有誰送人的壽酒只是一樽的呢？況且不怕你那個樽有多大，總是爲一個人吃的，還是同一盃酒差不多遠，你特意把那個拿到酒席筵前，那是自己叫人家來疑惑自己，就是沒有事，也要惹出些事來，還慢說你本來就有事！

王 允

照這樣說來，這是沒有辦法了••• 啊，啊，這怎麼好呢！怎麼好呢！難道我眼睜睜地看着他把我底貂蟬——

夏侯文初

甚麼？把你底椒鹽？哈哈！發瘋了。纔說酒呢，却又是椒鹽！沒有醋嗎？

王 允

別說玩話。我真要發瘋了，要是沒有法子能除掉那個國賊——

夏侯文初

且慢，我想出一個法子來了。司徒，你可有一個家藏的古製的孟子嗎？

王 允

有的：我家藏的有一個孟子，是一個唐虞時代底古製，無論那個收買古物的先生們都不敢說出牠一定的價格來的。不過那是我底一件寶物，我不願意輕易拿了出來。

夏侯文初

司徒，你聽我說：現在顧不到你底寶物不寶物了。你要是真心想弄死董卓，那麼只有這一個法子——你聽我說，把你那個孟子先拿給我：我有一種很毒的無色的藥汁，用來注在任何器皿裏面，一過了

兩天的時光，便乾涸得沒有一點痕迹，任你是怎樣一個藥材老手，也看不出來，聞不出來的。可是那藥汁卻越是乾涸得久，毒氣也越是厲害得怕人，苦果再傾一點水進去，牠便即刻溶化在一起，那只要你肯去把那水拿到唇上沾一沾時，——莫說我誇口！——你底氣就要跟着嚙到你底肚裏去。你聽我說，你把你那個孟子先拿給我，讓我這樣的炮製一下，等到董卓底生日的那天，你可以配一個精緻的匣子把牠盛着捧到酒席筵前聲明是你獻給他底壽禮，他那時一定要立刻拿去斟起酒來，以後——不用說你底目的便要完全地達到了。這樣既不會使他疑心又不會帶累別個受害，你說好不好？

王 允

噢，那好極了！——不過我那個孟子是我家藏的寶物呢……

夏侯文初

這有甚麼！一個孟子算得甚麼大不得了的事情？況且等到董卓死了以後寶物還是你底寶物。

王 允

就這樣罷。——哦，皇天保佑，使我這次計劃成功，得以把我底唯一生命的貂蟬奪了回來——

夏侯文初

哈哈！司徒，我這次可聽明白了，你說的你底舞女貂蟬呢。這其中是一個甚麼把戲？

王 允

唉……你不要問這些閑事了，你還是同我到後樓上去，我好把那個盒子交給你。

夏侯文初

還得要到後樓上去嗎？好，我們去罷。

第三場

街上，賈氏之門前。

呂布登場。

呂 布

咳！我好像古時底那位追逐太陽的夸父一樣，只見在每天地狂奔，卻是一點得不到結果！我現在渴得怕比夸父還要厲害，我是連靈魂都渴得叫喊起來了！我這可憐的靈魂！我這可憐的靈魂，難道就真要

這樣的渴死嗎？這樣的渴死嗎？……哦，但是——但是我底劍明明還佩在我底腰間，我底手也並沒有失却自由，怎麼便不能夠殺掉我現在唯一的情敵——我那掛名的義父？……哦，這真是自古以來未有的一件奇事：我底情敵便是我底義父，我底義父便是我底情敵！哦，義父——情敵——情敵——義父！這真是件奇事，真是件奇事！……但是，有甚麼辦法呢？我今天到他底面前去過三次，都沒有下手的機會！他底寢室又是從來將官們不能進去的，不怕我是他底義子，却還是一樣，今天我還想故意地闖了進去，可是纔到了向後廳去的遊廊口上，就被甲士們禁止住了。照這樣下去，我怕是永遠不會得到貂蟬……噫，我真是一個沒有能力的懦夫！卑怯的懦夫！……但是——但是若說一句老實的話：他對我的恩惠卻是隆重極了。就是因為這個，使我在我這要謀殺他的準備之中總覺得些內心的不安；我也不管甚麼父子的名義，只是在知遇上說起來，似乎不宜因為一個女子去害他底性命……啊，這真是我底痛苦了！我應該怎麼樣纔好？……不過，不過

貂蟬，貂蟬……——咳！那却是千真萬真！貂蟬在他底身旁是只有短命死的：他對於她，是一個炮烙的火坑，——或者比火坑還要可怕！這個，除了我去營救，還再有那個？再有那個？哦，我還是——

咳，已經到了那位奶奶底門前了，我却還是這樣糊糊塗塗……——這怎麼得了呢！像我近來這種失魂掉魄的樣子……——咳，沒有錯，是這一家的……對的，對的，叩門罷。（叩門。）

（賈（開門出。）

賈氏

誰？——噢——

呂布

奶奶，請的恕我冒昧！我這樣出乎你意料之外的到你底門前來，你覺得有些詫異嗎？我不願多煩擾你，就站在這門口把我嬰拜託你的事情說給你聽罷——

賈氏

你是呂——

呂布

是的，我是呂布。前次蒙你給我傳遞貂蟬姑娘底口信，我至今還在感謝着你。雖然你不願我再和你見面，可是你那天却無意中說出了這個便是你底貴窩，所以我逕自能冒昧地來找到你。哦，奶奶，你看現在事情弄到這樣，我真是苦得越發受不起來了！你既是貂蟬姑娘閨中的女友，你看她這樣落在了火坑裏面，難道就不想個法子去救她一救嗎？

賈氏

甚麼？——甚麼事？

呂布

唉，難道你還不曉得貂蟬姑娘被我底義父奪了去嗎？

賈氏

你底義父？

呂布

是的，——唉，你還不曉得！——我底義父把她奪去做了老婆了……我真是恨不得把那個老頭子底鬚鬍子給他一根一根地拔了下來——

賈氏

把董太師？

呂 布

是的，是的……哦，奶奶，你聽我說，我現在急於想見貂蟬姑娘一面，可是總沒有法子找到一個先代我去約她一下的人。我爲了這個，幾乎急得自己已把自己底胸膛要捶出窟窿來了。後來想來想去，只有你可以給我辦這件事——你先別忙推託，聽我說完！這因爲你不但是貂蟬姑娘閨中信託的知己，並且還是老早就在全成我們兩個的一位媒妁，所以我纔來拜託你的。這兒是我寫好的一封信，請你費神把牠交在貂蟬姑娘底手裏，同時再請你對她說，望她務必要在最近幾天以內能做得到我信中所盼望的纔行。叫她千切不要忘記，我是自從這封信送出了以後，便要每夜在後花園底牆根邊去等她了。哦，奶奶，實在對不住，請你今天就去給我把這件事辦一下罷。這個信，請你摺好放在你底袖子裏——怎麼？你不接？……哦——那麼，奶奶，這一點小小的酬勞，請你收下，給好嗎？我今天出來，只帶了這一點零碎金子，這實在太菲薄了，但是明天我馬上再多送些過來。

••無論如何，這件事請你不要推託•••——怎麼樣？

賈氏

這可真是怪事了。貂蟬姑娘現在既在鞏太師底府中，那麼你應當是容易見面的了，怎麼反而找外邊人傳遞起消息來呢？

呂布

咳！提起這層來，奶奶，你還不知道我那位義父一向可惡的地方。他底府中素來是分成前後兩半截的，除了他自以外，沒有特別事情的時候，前半截的人不能輕易走到後半截去——

賈氏

算了，說得好笑不好笑！•••他對於別個或者是這樣，但是你是他底兒子——

呂布

再別提我這個兒子了！他對於別種事情都還信得過我，單單是對於這層却把我防備得很嚴：彷彿我是一隻餓狼，要吃他那些貯蓄在倉庫裏的姬妾似的•••

賈 氏

好了，不要說了。不管是怎麼樣，這件事還是請你另外找別個人去。我實在不能給你效勞，望你原諒罷。少陪了。

呂 布

啊，這不行，這不行！我已經央求了你這麼半天，難道你還好意思拒絕嗎？你不答應我，我就守在你這門口不走。

賈 氏

俺，這真是碰見鬼！——你要知道我從來沒有到董府中去過，就是要去看貂蟬姑娘，也怕頭兩次見面不到，那豈不是反而要耽誤了你底要事？你還是另外——

呂 布

不！不！你去說你是貂蟬姑娘舊時的女伴，一定可以見面的。我想貂蟬姑娘現在必然是寂寞得要死了，她也在盼望有人去安慰安慰她呢。且不要說你替我傳信罷，只在你和她向來的交情上說，你知道她現在正在受難，——她的確是受難：無論那個女子一

落到我那位義父底手裏，那就是落在火坑裏了。
你就是不能救她，也應該去安慰她的。我底這封信，
不過是你去見她的時候順便做的一件事情，在你一
點也不損失什麼，況且，我這兒還有酬勞——

賈氏(若有所悟。)

也好也好，你把信交給我罷。不過辦得到辦不
到，我可不敢擔保……

呂布

只要你願意辦，一定辦得到的。——這些金子也
請你收下罷。

賈氏

拿開些！那個我不要。並且，只是這一次，以後
我卻再不能答應你了。你要看清楚，我不是那些壞
人家底婦人專門給人作這一類曖昧事的……——
你以後也再不要到我這兒來了。

呂布

唉……一切我都聽你，只望你這次把我底信
送到。——唉，奶奶，你真不肯受我底敬意嗎？

賈氏

請你再不要麻煩我。少陪了。(關門，退場。)

呂 布

那麼，奶奶，謝謝你，謝謝你！喂，你到底姓甚麼？現在我還不曉得呢……——唉，進去了！好厲害的婦人！這到底是是一個甚麼怪物呢？哈！不管牠罷，只要貂蟬能接到我底信，我底心便滿足了。我不能和她約定在那一晚，我這兩天要每晚到後花園底牆根邊去等她纔行，不過她一接到我底信，她是一定會來會我的……我只要我能見着她，我便立刻和她一同逃走！這長安城內無論甚麼——不管宮室倉廩以及我現在所有的名位和我底兵衆——我都不要，我都不要！我要和她一同逃在天涯海角，要使這偌大的世界上好像只有我和她，好像只有我和她兩個人一樣！啊，那樣，那樣便是我生命底安宿所了！我這從很小的年紀便一直流浪到現在的人或者從此也可以享受一點真正人生底滋味！哦，貂蟬她怕也是同我一樣，也是一個從小就流落起的女子罷？那麼，我們兩個，我們個兩個正是一對……——啊，我可以使她脫離火坑了！我要人不知鬼不覺地使她歸

我所有！……哈！我也不殺我那情敵的義父，我那義父的情敵，我犯不着自討這許多麻煩，殺一個對我有恩惠的人。——哈！王允喲，我還是讓你去殺他罷。等我同貂蟬結合了以後，你慢慢地設法去殺他罷。——唉，現在時候已經不早了，不知道這個怪婦人今天去不去給我送信！她該不會——不，看她那種不輕諾的樣子，她總不會做誤人的事情的……——那麼今晚我就要到後花園去等人了。雖然今晚是靠不住的，但是總還得去……是的，走，時候已經不早了。

第五幕

第一場

董卓府中貂蟬之寢室。

貂蟬與一保鏢同坐於室隅。

貂蟬豔妝高髻，已一改處女的形態。

保 姆

新夫人，你怎麼總聽不進去我底話呢？這幾天我差不多每天都勸你，你應該也明白一點了。今天太師打獵去了。大概回來得很晚，我們可以多談談心，你

無論如何，總得聽我底話纔好——

貂 蟬

你還不總是那麼一套！

保 姆

你瞧，你瞧：我還沒有開口，你已經先發了脾氣了。老實對你說，這幾天我這樣勸你，都是太師底主意，今天他走的時候，還特意叮嚀了我，叫我切切實實地勸你一勸呢。你看太師對你多好！你每天這樣不瞅睬他，他却一點也不動怒，還要設法望你快樂，他從來對人沒有這樣過的。你應該把你這個態度改一改，再不要一天像同誰賭氣的一樣，把你這兩道彎眉鎖成個“一”字，這對你底美貌和身體都有防礙，你會老得很快很快呢。況且，再過二三天，便是太師底壽辰了，你更不應該做出那種憂愁的樣子。你想，一個人能當了太師底夫人，還不是頂榮耀的一件事？像你現在這種身分，我敢說長安——就是天下罷，所有的女子怕都羨慕得要發癲了，而你自己，却是這樣的自暴自棄，爲甚麼呢？自從你進到府中以來，大家還沒有看見你笑過一次，太師今天還說你就像是上次

由西涼帶來那個玉美人一樣，只會冷冰冰地站在他底傍邊，却連一點表情都沒有的。他因為被你逼得沒有法子，今天早晨當你不在房子裏的時候，他特意叫人把那個美人搬到了這兒底壁衣後面來，他想使你看看那個樣子，假使一個人像那樣的整天對着你，你是不是要悶得生起氣來呢？唉，你看罷——（她掛起了壁衣，一個同人一樣高大的玉美人矗立在那兒。）你看，看這個玉美人，高得同你差不多，白得同你差不多，再這樣不言不語地立着，還不是完全同你一樣了嗎？嚇嚇，你們這一對寶貝！你起來也站在那兒罷。這可真叫人分別不清楚了。嚇嚇，今晚上還是你陪太師呢，還是她——

貂蟬

好的，你們就這樣想些花樣來拿我開心罷。

保姆

哦喲，我底新夫人，那個人敢來拿你開心呢？就是太師，也不過總是想尋些法子使你變得快樂一點，他還不是因為看重你的緣故嗎？像你這樣又年青又美貌的人，實在犯不着這麼糟蹋自己，這兒要吃甚麼

有甚麼，要穿甚麼有甚麼，況且最難得的是太師底寵愛，只要你肯要甚麼東西，太師沒有不能答應的。你說，一個人還要怎麼樣？有這樣的福分，有這樣的好命，還不夠嗎？難道還不肯快快活活地過活下去，還要想別種心思嗎？

貂蟬

你這些話大概已經對別個說的次數很多了，所以纔能這樣的熟練呢。

保姆

不是那麼說。我怎麼說的次數很多呢？你底意思是太師每個新夫人初到府中來的時候，我都這樣勸過嗎？那你却錯了呢。那個人像你這樣？那個人受過太師像對你這樣的寵愛？總之，我勸你從今天起，改了你底樣兒罷，再不要學那春秋時代底息夫人了

（一羣董卓底侍妾擁了進來。）

貂蟬（吃驚地。）

甚麼？這都是甚麼人？

保姆

啊，她們！這是做甚麼呢？喂，你們——

第一侍妾

這就是新來的貂蟬姑娘嗎？……那麼，我們有一點事情要請求你……今天聽說太師沒有在府中，所以我們來和你認識認識，同時請求你——

第二侍妾

你讓我說罷。——貂蟬姑娘，你底名字，我們早已知道了，並且早已聽說你是一位聰明不過，心腸好不過的人。我們今天能看到你，實在是我們底福氣。我們來見你，不爲別的，只爲你是纔進到這個府裏才的人，並且太師對你又是特別的寵幸，你要有甚麼話說給太師聽時，太師一定會順你底意思做，決不會難爲着你的。我們請求你在太師面前代我們哀懇幾句，望太師賜我們一個恩典，把我們放走，有家的讓我們回家，沒有家的也讓我們走我們自己底路。我們請你可憐可憐我們，給我們把這件好事辦成功，我們今生今世都不忘記你——

第三侍妾

貂蟬姑娘，——（向第二侍妾。）你只這樣說，她不會

明白的。——貂蟬姑娘，你聽我說，你是纔來的，還不知道在這府中住久了的苦處呢！這兒一點快樂的事兒都沒有的，這樣深的院子，這樣高的牆壁，一天看見的總是這幾個熟人，一步又不能走到外邊去，——今天我們是由幾個人傳信，纔聚會起來到你這兒來的，平常——你大概還不曉得呢：這府裏的規矩，是不准我們常在一起的。——平常沒有事情，我們連見面的機會都很少，這府裏的地方又這樣的大，很難得大家碰個頭談談心的；在自己房間裏守着的只是幾個保姆，那簡直要人底命！說的只是些老媽媽底話，就只厭煩也厭煩死了！你想，一個人每天看見的只是老人，豈不連自己都要變老了嗎？好比我，我每天早晨照鏡子的時候，總覺得我這口邊上的兩道笑紋一天比一天深下去了——

保 姆

算了，算了！這位新夫人早是憂愁得不得了，你們還要這樣吵她……快走罷！不然，我要告訴太師的。

第四侍妾

哦，是你！——（向貂蟬。）這是這府中保姆的頭子，她大概又是在這兒甜言密語地勸你呢，是不是？我初來的時候，就是她勸我的。

第一侍妾

我也是。

第二侍妾

我也是。

第三侍妾

我也是。

其他侍妾們

我們都是。我們都是。

保 姆

我底祖宗呀！

第一侍妾

真的，貂蟬姑娘，我們請求你，你該會答應的罷？這個不費你底甚麼事的，只要你肯向太師去說一聲就得了。我們預備把你底名字寫在神龕裏邊，每天給你磕頭禮拜，你肯嗎？答應了我們罷。

貂 蟬

我真不明白——

第四侍妾

你還不明白嗎？我們請你在太師面前說個人情，叫他抬一抬手把我們這些沒有罪的囚犯，從這個掛着“太師府”招牌的牢獄中放出去，讓我們好多活幾年……——就是這個，你不明白嗎？

第三侍妾

貂蟬姑娘，你進這府裏來的情形，大概同我們不一樣的，所以你不能明白我們底苦處。我們都是被人家硬搶來的呢。我先說我自己罷：我底家本是在長安底北城門外的，一天我在底家門前小河邊洗衣裳的時候，被太師底親隨看見了，那些天殺的，也不問一聲，拖起我來就跑，我底媽媽由後邊追了上來，却被他們用腳踢死在路上了……唉唉，我那可憐的媽媽呀！……（哭）

第一侍妾

我也是呢；他們把我搶來了以後，我底哥哥到府門前來和他們講理的時候，便被他們打死了……（哭。）

第二侍妾

我底爹爹和我底媽媽在病中看見我要被他們搶走了，登時一個便氣厥過去了，一個便發瘋了……

(哭。)

第四侍妾

我是已經出了嫁的。我被搶的時候，我底丈夫同他們毆打了有好久，身上受了無數的傷，最後是自殺在我底面前，現在連屍首都不知道是怎麼樣了呢……(哭。)

其他侍妾們

我們來時的情形都差不多相同的……我們來時的情形都差不多相同的……(都哭。)

(全場都是嗚咽的哭聲。)

保 姆

嚶呀，嚶呀，這是在做甚麼呢，做甚麼呢，……
——快都停住，這兒不是你們底祖墳呢……噯，
停住，停住……——祖宗呀，今天是個甚麼日子
呀！是個甚麼日子呀！

貂 蟬

都不要哭了。我一定向太師去請願，**只要**我**做**得到，我總設法使你們自由。

第一侍妾

那麼，真感激你底功德了。這府中的人是很多的，以後放我們出去的時候，應該點名字纔行。你記到我們底名字罷。我底名字叫陽阿。

第二侍妾

我叫瑤華。

第三侍妾

我叫蕩蠻。

第四侍妾

我是廖氏。

貂蟬

不行，不行。你們有這許多人，我怎麼能個個都記得呢？

第四侍妾

那麼，用紙給你開個名單，好嗎？

(又另一羣侍妾擁進。)

另一羣侍妾(雜亂地。)

聽說你們在這兒正商量着一個甚麼辦法，要太師把你們放走呢……真的嗎？……快把我們也算進去罷……快把我們也算在一起罷……

貂蟬

天呀，還有這樣多！

保 姆

這可不得了！都來了！這要鬧到甚麼時候呢？噢……——（故意探頭窗外，）太師回來了，太師回來了，要到這兒來了，上到臺階上了。

全體侍妾

甚麼？甚麼？太師要來了！快走罷！快走罷！（慌惶地擁擠地退場。）

保 姆

嚇嚇，一句假話就把她們嚇到這樣！真笑死人，好像老鼠聽見貓來了一樣。嚇嚇，好了，不然，不知道她們還要唱些甚麼戲哩……你想想看，這是甚麼話，府中正忙着預備給太師過壽呢，在這個當兒，她們却吵着要走出府去，真是連我都看不過眼了……——新夫人，你怕被她們吵得厭煩了呢，你該

養一養神纔行。我暫且去了，你要甚麼的時候，再喊我罷。(退場。)

(貂蟬獨留。)

貂蟬

這是個甚麼場面！天呀，我到底到了甚麼地方了？——哼，叫我養一養神！這種不能入耳的安慰！試問一個人被人家丟在了黑牢裏，眼看見無數受罪的人在己面前又哭又鬧，這還不是一個不會死也會發狂的場面嗎？還能養個甚麼神，養個甚麼神呢？

••天呀，天呀，這我怎樣能活得下去，——我好像是作夢一樣，任人家把我推到這裏，推到那裏，現在是被丟在這個黑牢裏了！但是，這幾天來我簡直是變了，變得幾乎好像和從前兩個人一樣，我也不知道是怎麼樣弄成的，我怕是到底死期快到了的緣故罷？

•••——哦，他，我自從到這兒以後，怎麼一次都沒有看見呢？他同他不是父子嗎？是的，人人都說呂布是董卓底義子呢！那麼怎麼他永不到他底義父府中的後廳來呀？我只說到了這兒可以會到他，不料却完全的不能夠••• 噯，這樣，我在這兒的忍辱，

我在這兒的苟活，都是沒有一點意義的！並且，像這纔看見的這種情形，這簡直是明明白白地告訴了我這個府——這個長安底，哦，不！中國底第一個爲人人所瞻仰的偉人底府中，纔是一個活埋好人的，可怕的墳墓！住在這府中，住在這府中的人分明是在受着殷紂王底炮烙之刑呀！……啊，啊，這到底是個甚麼地方，是個甚麼地方呢！——哦，董卓，你這個爲全國所注目的偉人！你，我只恨我不是男子，我假若是個男子，那我一定要——唉，他，他既是那樣的一個英雄，怎麼却把這種人認成義父呢？他是可以把他——是的！他可以的！……哦！我想我現在應該要學得堅強些纔行！我要爲我自己底生命去奮鬥！我不能在這兒等死！是的，是的，我要爲我自己，爲在這兒囚着的這些姊妹，並且爲長安爲全中華，去打一條出路來纔是正當的辦法呢！……——哦，不過，不過，怎樣纔可以會得到他呢？哦——皇天呀，給我勇氣並且給我機會罷，我從此要做人了，要做人了！（回頭瞥見了那個玉美人。）唉，我要是再不奮鬥時，那纔真是同這個玉石人一樣呢……我爲甚麼要作這種沒有靈

魂的人，沒有生氣的人？——哦，我底靈魂！噫
生氣！這樣，我好像已經不是奴隸了！來罷，光
生命前途底光明呀！（她兩手像要接收甚麼似的高高舉起，
仰了起來望着空中：她陶醉在希望中了。）

第二場

賈氏家中。

李儒與賈氏在場。

李儒垂頭坐於桌旁，頗露無聊狀。

桌上杯盤狼籍。

賈氏(站在李儒身後，撫着他底雙肩)：

我底乖乖，你怎麼總是不快活呢？你再嗑一鍾酒，好不好？我給你來斟一鍾……接，嗑乾牠罷。

——怎麼？你不嗑了？唉，不嗑也不要緊……你覺得今天底酒菜好吃麼？這些菜都是我親手做的，我爲了你來，連用了十八年的廚子都不相信了。這酒是由關外帶來的，你猜是甚麼地方底酒？……猜不着嗎？那麼我對你說，這是山陰底酒呢！你已經嗑了這麼多了，難道還沒有嘗出來嗎？這酒到長安來是很不容易的，因爲路太遠的緣故，酒甕上的蓋子總會弄破，常常走掉了原有的味道，不信你買些長安市上所賣的山陰底酒來嘗嘗，差不多十家總有九家的是沒有甚麼特別的好的。不過，我底乖乖，你猜我這個酒却怎麼能這麼好呢？你只把鼻子偎到酒鍾上聞一聞，可不是又香又冽的嗎？這是我因爲你，我纔打發人到山陰去帶來的，我叮嚀了又叮嚀，叫他們在路上當心着護送，你看，果然一點也沒有弄壞，真是難得的呢……——你還是把我給你斟的這鍾酒嗑了罷。

李 儒(站起。)

你不要這樣鬧，我已經嗑夠了。

賈 氏

好，好，你就不要嗑罷。但是，你坐下，靠着我坐下，我給你唱個曲子——

李 儒

不，我要走了。

賈 氏（拉住他。）

不要這樣，我底乖乖！我給你唱一個很好聽的曲子，你聽聽罷。我來一面彈琵琶，一面唱，好不好？
（她取下來掛在牆上的琵琶，用手彈着，同時便唱了起來。）

花兒笑羞

鳥兒叫聲。

我底心跳得燥着。

月兒暈着，

星兒隱着，

我靠你靠得緊着。

帳兒設着，

燈兒滅着，

我把你摟得緊着。

李 儒（帶着幾分酒意，很厭煩地由她底手中奪過了琵琶，丟在地上。）

算了，這種粗俗的曲子把我底耳朵都吵麻了！你讓我走罷。

賈氏(怒)

嘿，你這種沒心肝的人！我儘管這樣的對你，你却總是這個惡樣子！好像我完全就下賤到你底腳底下去了。我對你說，你現在再不要想那個貂蟬了罷！你每天這樣瘋瘋癲癲的，一點也不會有甚麼用處。現在她是睡在董太師懷裏的人，你還想要怎麼樣？你總算是當過董太師底女婿的，難道女婿還能同丈人去爭風嗎？你這儂到別個要用鼻子笑你底儂子！快些把你那白費的心兒收了起來，免得弄出甚麼禍事來的時候，連你底生命都要丟掉！你想想看，董太師一知道了，他會和你干休的嗎？就把你再生得兇些，也是他部下的一個人，他要你死，你也只得死，到那個時候你再看你那個貂蟬伏在他底懷裏笑你罷。

李儒

你不要這樣瞎說，我相信貂蟬雖然被他搶去了，可是總不會愛他的。

賈氏

唔，你說得好！她不愛他，那麼她會愛你嗎？我用我這一口雪白的牙來打賭：她今生決是不會愛你的。她愛的有一個人，但却不是你！

李 儒

是不是呂布呢？

賈 氏

你想是不是。我對你已經說了好多次了。

李 儒

我知道你總是咬定了這個名字來打斷我底念頭的。這在貂蟬未曾進太師府以前，或者還可以使我覺得有些失望；可是現在，呂布他處的地位同我一樣，我沒有法子得到貂蟬，他怕比我還要沒有法子些：我是董老頭子底女婿，但是他還是他底兒子呢！貂蟬要是我不能夠接近時，那他怕更是連看都看不到了。要是貂蟬不愛我，貂蟬也就不敢愛他；要是我不敢去愛貂蟬，那他更是連想都不敢想的。

賈 氏

你說完了嗎？好，不敢！我來拿證據叫你看罷。
(她拿出呂布交她的那封信。)這是一封的情人幽會的信，你

讓我讀給你聽——

(讀信。)

“呂布白貂蟬姑娘鏡前：重九一別，人事數變，前猥蒙不棄，委人暗通款曲，方謂‘鐘鼓樂之，’朝夕與共，不期事與願違，良用憤恨。今者，急欲一觀玉顏，傾我肺腑，敢請於夜間月初升時到後園牆下一晤。緣知有種種不便，故未敢約定何夜，但望務於此數日之中能慰我‘寤寐思服’之情，則不勝欣幸。此書達後，僕即逢夜赴後園相待，今夜不來，待之明夜，明夜不來，待之後夜，風露不擇矣。匆匆不盡欲言。”

你看這個“桑中之約”的請帖還寫得通順麼？

李 儒(奪信。)

啊，有這樣的事！拿給我看！——真的，這是呂布寫的呢！——你從那裏得來這封信？

賈 氏

這個嗎，……我有一個女伴，她是和貂蟬認識的，——但是你不要想把她底名字問了去，好託她。

給你拉曖昧的線索罷！我是不會告訴你的呢！——她已經給貂蟬和呂布傳了幾次信了。這一封信是呂布昨天纔交給她的，她今天早晨到我這兒來坐了一陣，接着就要到董府中去訪貂蟬，不過因為自從貂蟬進了董府以後，她還沒有去過，她怕帶了這封信有不方便的地方，所以暫且把牠留在我這兒，她却去用口把信中的意思去傳給貂蟬了。——你不是說他們“不敢”嗎？

李 儒（暴怒以拳自擊。）

啊啊，竟然有這樣的事！啊啊，竟然有這樣的事！我——我——這是——俺，呂布！我這次真非殺死你這個壞蛋不可了！我還以為你近來總不會再這樣了，我都幾乎要拋棄了我從前所發的誓言，可是現在，這又使我把我那個誓言從新地喚了回來：呂布！我立刻就非殺你不可！若我殺不死你，你就來殺死我罷！——（看信。）哦，“後園！”……——這當然是董府後花園了。好，今夜我也去！我就不信不能得到貂蟬！哦，我這劍，今夜我要用呂布骯髒的血來洗牠一洗！哦，去！去！（他急轉身要奔了出去。）

賈 氏(死命地拖住他。)

呀呀，這可糟了！你千萬不要去，我底爺爺！

• •

李 儒

放開我，你這討厭的娼婦！(他把她踢倒在地下，發狂似的奔出。)

第三場

董卓府中之後花園。

場上設園之後門；由此門可看到園內：園內有亭聳立，亭上有匾，書“瓜儀亭”，但幕啓時爲夜色已降之時，故匾上字隱不可見。

呂布從園外登場。

呂 布

我已經等了她兩晚了。咳！這種滋味，算是我今生第一次纔嘗到的：這簡直要把我難過死了！我纔知道一個人等着和他底情人會面是怎樣的一個情形！

咳！這兩晚我在這兒腿也站酸了，頸子也伸痛了，見一條黑影便以為是她，等到趕上去的時候，却又撲一個空！再這樣等下去，會把我等成一個精神病的人呢……可不是？我現在怕已經有了精神病了呢！我底耳也鳴起來了，眼也花起來了，——哦，兩夜底成績！……說老實話，我這兩夜所受的苦比甚麼都厲害呀！奇怪！我曾在戰場上幾夜不合眼，都沒有覺得苦過，為甚麼這次只有兩夜，却弄成這樣呢！——但是，但是還有甚麼要緊嘞？我心中却始終是很高興的！這種苦纔一到我身上來時，便有希望也來把牠底力量同時送給我，我立刻便覺得我底身體非常強壯，並且有抵禦一切苦的本領了……——且住，我想，那個怪物婦人總該不至於把我那封信壓下不送罷？若是真的我那封信被那個怪物婦人壓下了，那纔真是要命的哩！不過，我想不會……——哦，是的呀！今天是十五呢。今夜是月圓的時節，貂蟬她說不定會到園中來拜月的……對了！今晚大概是可見她！可見她！對對對！今晚今晚！……不過呢，現在怎麼月亮還沒有出來嘞？今晚天上有些雲

呢。討厭！妙的在今晚天上却有些雲！……—哦，不，這雲或者不大礙事，等一等會被風吹散的。並且月亮已經露出些影兒來了……—哦，快出來罷，我底救命的月亮！你不出來，她是不會出來的！……

• 哦。她，她就是我底月亮！我在這兒，我在這兒是企望着你這個月亮去引我那個月亮呢！

(李儒由後方上。)

李 儒(拔出劍來由呂布身後猛斫了來。)

着！

呂 布(避了開去，急亦抽劍轉身相向。)

是那一個？

李 儒

那一個？真的你這對淫眼連你應該怕的人都不認得了嗎？

呂 布

啊，李儒！……你要怎麼樣？

李 儒

你要問我嗎？那麼你聽我說：我從娘肚子裏出來的時候，便帶着一種怪脾氣，凡是我不喜歡的東西，不

願意別個去碰牠一碰，要是有人犯了我這種忌諱，那我總在我力量能做到的以內要使那個人去吃些虧的。

呂 布

你說這話是甚麼意思？

李 儒(不顧。)

等到我長大了的時候，我這種脾氣便也跟着我底歲數長大了。我家中曾有一個婢女，是從江東買來的一個很漂亮的女孩子，不知道怎的，我愛上了她。但是不久我便發現一個常到我家中來的我底同窗也在想和她勾搭，於是我便在一天下圍棋的時候，和我那位同窗反了臉，用我身上帶的一個短劍把他刺死了。

呂 布(插劍地上，以兩手叉腰，昂首怒視李儒。)

你是在向我報你底履歷嗎？好，說下去！

李 儒

一直到我到西涼，從軍的時候，認識了一個歌妓，她底名字叫做小嫻，唱得一口好吳歎和好蔡謫。不料被一個人把她結交上了：那個人或者你也曉得，

他姓馬，名叫備僕，是當過幾天虎賁中郎將的。那總算是一個有來歷的人了，但是因為他愛了我所愛的人，所以我就不管三七二十一，把他刺死在一個橋頭上了。

呂 布

還有嗎？

李 儒

還有前年我在洛陽的兩件事，你也不妨聽聽。一次，我被一個美人迷住了：可是那時我底夫人還未曾去世，不知道怎麼樣弄的，她竟然知道了我那個事情。因為要把我和那個美人拆開，她便買通了我底一個朋友，要他也和那個美人去要好。這個，你要曉得，牽扯的還有我底夫人的，但是，我不管。當我碰到我那個朋友到那個美人家中去的時候，我就拔出劍來把他殺了。再有一次，我好像是上了一個當，我對一個不愛我的婦人有了情意了。那婦人是一個天生的妖怪，在人前一味裝出假正經的樣子，其實却是一個專偷男子漢的老手。後來我調查出了那個在洛陽出名的勇士叫做魯化的是她底情人，我便在一

天晚上去找那個勇士，和他鬥了約有半個時辰，但是結果也是我把他殺了。

呂 布(強自忍耐。)

你說完了嗎？那麼請你再把你說這些話的目的解釋一下給我聽聽。

李 儒

你這頭腦真的塞滿了淫亂，就好像壞的雞蛋殼裏塞滿了臭蛋黃一樣，竟連一點好的空隙都沒有了：難道我說了這半天，你還不明白嗎？我底目的是爲叫你知道我一向的脾氣。老實說這個高牆裏邊有一個女子，被我愛着，也被你愛着，不過她現在是睡在一個踏在你我頭上的人底懷裏的，——這個不用說，我們都在嫉妬着那個人，可是我底性情却有些傻氣，雖然獨自一個人氣得跳來跳去，可不願意作甚麼鬼鬼祟祟的勾當。我只等着有一天能堂堂正正地把那個人砍死，使我愛的女子不能不跟着我來，同時呢，對於同我處在一樣地位也一樣愛着那一個女子的人，也是不肯輕輕地放他過去，——這個人就是你！我說的意思是我很你已經恨到骨髓裏去了。這個有兩層

原因：第一，你專門用鬼鬼祟祟的伎倆去誘惑女子，在我看來，是一種下流東西底行爲，並且你誘惑的又正是我所愛的，所以，我非殺你不可；第二，我正準備着要和我那正式的情敵作戰，在我這準備的當兒，我先得把我底脚下打掃乾淨些纔行，這就是說，你儘在這兒鬼頭鬼腦地東鑽西鑽，這是在絆着我底脚的，所以我更非殺你不可。

呂 布

好！那麼着你試試看罷。（從地上拔起劍來。）

（二人互鬥。）

李 儒（劍落地，）

俺，我底劍落了！

呂 布

拾起你底劍罷。我決不像你，專在人手裏沒有握着劍的時候去暗算人。

（李儒拾劍，二人復鬥。）

李 儒

噯噯，怎樣？我被刺了！（倒地。）但是，不要緊……我還可以起來的……（起來復倒。）噯噯，便宜了你

這小子……(死。)

呂 布

起來呀！怎麼不起呢？——(以脚踢李。)你要裝睡嗎？——哈！死了！這樣快，就死了！適纔還說了那麼一長串的獨白，怎麼忽然就死了！……哈！你這只會說大話而沒有真實本領的草包！你底口那樣會說，你底手却怎麼這樣不行呢？你這口硬手軟的滑稽脚色，現在你底口也跟着你底眼一齊閉起來了！這可只能怨你自己：因為這是你來尋死的……哈！我們兩個從此便再不會見面了，你也再少吃些乾醋罷。——哦，我底劍倒被你弄污了半截去了！對不起！把你那件很華貴的衣服借來用一用，好麼？(他用李底衣服拭去劍上血跡，然後歸於鞘中。)借光借光！——唉，不對，你睡在這兒，倒是有點絆我底脚呢……好，我把你遷到那樹後邊去罷……(拖起李來。)噫，老兄，你底骨頭真重呀！(丟李到牆後方底樹後，再向牆後作鞠躬狀。)恕不陪了。現在我祝你安靜地休息下去，祝你安靜地休息下去。不陪了。(復轉身向園門前走來。)

(月光大放)

啊，月亮出來了！這十五底月亮，真是惹人愛呀！現在好像世界光明起來了，我底心中也像是減少了許多黑暗……啊，現在是時候了，這個月亮是已經出來了，我那個月亮大概也快要出來了罷？——怎麼？難道她還不出來嗎？就是我不約她，今晚她不是也應該到這後園來拜月的嗎？啊，現在是時候了！……——哦，我試向園門裏邊去看一看，或者她已經到園中了呢。（他走到園門口向內張望。）——噢，沒有，這是怎麼弄着的？……我知道這後園是接近着後廳的，由她住的地方到這兒來應該是很近很近，但是——

（園內深處忽蕩出笙竽聲音。）

後廳底那些歌女又在奏歌了……——哦，這月亮真是明呢！這些聲音走在了這月光下邊，好像是分外的幽揚了……

（此時貂蟬已出現在園內之鳳儀亭中，她正向月膜拜。但是呂布却沒有看見她。）

（園內深處有清朗之歌聲隨笙竽而起。）

歌聲

十五月光明，
月光天際生，
難得此良宵，
照與有情人。

十五月光高，
月光出雲梢；
天下有情人，
莫負此良宵。

呂 布

好聽呢！這是“十五月光歌”了。——這些歌女也真是可憐呢，她們整天整夜地關在這高牆裏面，唱了又唱，虧得她們倒不覺得疲倦，其實聽的人怕都要聽疲倦了。她們這些人底一生就在這高牆裏面這樣消磨着下去，我想她們唱的時候怕也是和着眼淚在咬那些歌詞的罷？對了！怪不得她們唱的這樣動人，原來她們也是借着這個來發洩她們自己心裏的

悲苦的……——哈！算了，我被這幾聲歌聽得想起不相干的事體來了！我管這些幹甚麼？算了，算了！……不過，現在怕已經快到夜靜的時候了，她怎麼還不出來？難道今晚都不能——

(笙箏之聲又起。)

唉，又來了！

(歌聲復作。)

歌聲

歎彼韶光兮難留：
又逢月光兮圓在當頭。
月光如水兮起人情思，
韶光如水兮一去悠悠。

韶光一去兮永不再還，
月光照人兮皎皎空間。
勸君行樂兮看此月光：
待到^{*}夜兮難圓。

呂 布

啊，這歌……啊，這歌……（他把身子靠在了園門上仰頭看着月亮，好像中酒了的一般。）

（此時貂蟬已由亭中走下，緩步走至園門口。）

貂 蟬

在這兒看月兒比在亭中好多了。——唉，園門開着呢……假使他——假使他現在能到這兒來時，那我一定——（她覺得走到園門外了。）

呂 布（回首。）

啊，貂蟬！

貂 蟬

……誰？

呂 布（他瘋狂一樣的跪在了她腳下，用手抱着她底兩腿用口在她身上亂吻。）

是我！是我！……你不認得我嗎？……是我，呂布，呂布……我是呂布，你在這樣明的月亮底下，還認不出來嗎？……我在這牆下已經等了你兩晚了，你果然出來了……我知道你接到我底信，一定會來會我的……果然不錯，果然不錯……

——啊，現在，你跟我走罷！我甚麼都預備好了……
• 我們趁這夜色逃出長安去罷！就這樣走，甚麼都不用帶，我一切都替你預備好了……啊，快點，快點！
•••（他站了起來，就要立刻抱起她逃走了。）

貂蟬（拒絕他。）

不要這樣。你聽我說……

呂布

怎麼？

貂蟬

我並沒有接到你底信呢。

呂布

甚麼？你沒有接到我底信？……——哦，是的，那位奶奶頭一次見我的時候，曾對我說過你是不願意我當面問你這些事的……但是這有甚麼要緊呢？

貂蟬

我不懂你底話。我是真沒有接到你底信的。

呂布

你總是不說……——好罷，你說沒有接到就

沒有接到罷，我們不說這個了。現在我們還是快點逃走！你看，已經要到夜靜了，這正是很好的時候，並且今夜恰恰是十五，那些守衛的甲士多半都放了假，多半都回家或者吃酒去了。快點！現在決不會有一個人知覺，我引你先到我底宅邸，把我給你預備的衣裳穿起來；我有一匹好馬，叫作赤兔，是可以日行千里的：我們便立刻動身，讓我把你抱在馬上，我們就借這照路的月光，飛騎向長安東門外馳去罷！我有出城的執照，一點困難的事情不會發生的。我們去，我們去到那很遠很遠的地方，或是濟北，或是北海，或是廣陵，或是江夏……我們去，去到那些可以使我們自由的處所，海闊天空，一任我們棲遲蒞止，沒有一個人敢來妨礙，你說好不好呢？……快點！我們去，我們去……（他又上前要把她抱了起來。）但是……

• 你爲甚麼拒絕我呢？

貂蟬

你說的是要我同你逃走嗎？

呂布

是的你已經是我底人了。

貂 蟬

爲甚麼呢？

呂 布

啊，“爲甚麼呢！”你還要這樣問我！因爲，因爲我愛你呀！我愛你愛得幾乎連生命都要丟棄了，我愛你愛得把我底心臟，把我底血液，甚至於把我全身的筋骨都弄得失了一向和平的作用和一向健康的能力了，我愛你愛得——哦，我不知道怎樣說的好！

••你，你是我底皇后，你是我底神聖，你是操着我底生存權的主宰，同時你又是我底希望，我底信仰，我底唯一的靈魂•••哦，我愛你，我愛你，我愛你！我不能讓你被別個這樣占據了去，我不能讓你這樣離開我而獨在，——就是因爲這樣，所以我近來纔成了這個情形，纔變得像個精神身體起了變化的人，纔變得好像生命快要沒有了的樣子•••哦，可是，可是你却是能使我恢復我底生命的一個活力呀！我現在看見了你，我全身底和平和健康便都恢復轉來了，不，甯可說反而增加了超過和平以上的興奮，增加了超過健康以上的勇敢了•••我不能捨你！不

能捨你！好易容今晚纔使我底生命恢復了轉來，我怎能讓牠又滔滔而逝去呢？……——走罷，我一定要你跟我走的。你再不要問“爲甚麼”了。

貂蟬（沉醉地。）

真的……真的你那樣愛我嗎？

呂布

唉，你還不相信！我，——我真不知道怎樣說的好！——天呀，讓我會說一點罷！——我本來想在你面前細細地訴說一下我愛你的經過，但是不曉得是甚麼道理，一見了你，却不能痛快地說出來了。我，我本是一個性情很強悍的人，我素來不肯在人前輕易低頭的；你大概也知道一些：我上戰場如同上筵席一樣我沒有感覺過甚麼痛苦和甚麼困難，只有別個來崇拜我，我却總不會崇拜別個，我是……——唉，我怎樣說得這樣不連貫呢！——總之，我是一個很不容易屈伏於人的人的。然而，然而自從見了你以後，我這個性情却竟然會完全地改變了，改變了！我底強悍到你面前便像是自然消失得乾乾淨淨，我這個不會崇拜別個的人竟然在你底面前却只有崇拜，崇拜，

十二分的崇拜！我只要看到你那瑩潔的眼睛底一瞥，便覺得幸福的洪潮由我底頭頂上一直流貫到我底全體；我纔看到你底唇兒——天呀，我這荒島般的腦子怎麼總想不出一個恰當的字眼形容你底唇兒呢？唉，就是你底唇兒罷：你底唇兒——哦，我說的是我纔看到你底唇兒在要輕輕地開啓時，我底心便立刻簡單而嚴重地命令着我說：“當心！你底耳朵要接受神聖的禮物了！”這樣，我便要很安靜地停止着，——其實呢，當你底唇兒開啓了的時候，接受那種禮物的並不單是我底耳朵，簡直是我底五官底全部呢！哦，你底唇兒是怎樣的可使人崇拜的呀！——對了，現在我可想起了形容你底唇兒——不，還是你底口罷，——我想起了形容你底口的字眼來了：你底口好像是那神龕前的香爐……唉，不如簡直就是太廟裏的神龕好罷！哦，我，這我怎麼能不崇拜，怎麼能不崇拜呢……——噲，噲，噲，我怎麼越說越遠了！你覺得討厭嗎？我見了你就不會說話，所以說得沒有一點條理。我底意思只是要向你表白出我愛你的實在情形：總之，我在全中國底人面前是英雄，在你底面前

却是一個尋常的男子！我是再不知道怎樣說了……

•——不過，不過你呢……你可是也還愛我嗎？

貂蟬（在沈醉中自然地衝口而出。）

我也在愛着你呢……

呂布（發狂地擁抱着她。）

甚麼？我底貂蟬，你說甚麼？我沒有聽清楚呢……你再說一遍罷……不過，你這句話說得我心裏好過到這個樣子！你再說一遍，再說一遍……你爲甚麼閉了眼睛呢？……哦，你也愛我？那麼你回答我一聲，是不是第一次見我的時候便愛我呢？回答我一聲罷：是不是呢？

貂蟬

是的呢……

呂布

哦哦，我底貂蟬！我底貂蟬！你這個話怎麼像強烈的醇酒一樣，使我底精神猛然間就醉了呢？哦哦，你這句話就好像夜間落在芭蕉上的露水一樣，就好像四月裏的晚風在海面上吹過時起的微波一樣……你這句話從我底耳中經過一直落在了我底心上，

我底心被牠引得不能靜止了……你覺得麼？我底心要跳到我胸脯以上來了……哦哦，我底貂蟬！我底貂蟬！真的你這句話一落在我底心上，我好像覺得這世界便倒塌了，毀滅了……但是你覺得我底心在跳嗎？……哦哦，怎麼？你底眼睛不睜開嗎？你原來你底心也是在這樣的跳呢！……現在，我底心可貼着你底心了……

（園內深處忽又有箜篌聲響來。）

（呂布貂蟬纔都回過了意識。）

貂蟬

哦，她們又要唱那個歌了。

呂布

是甚麼呢？

貂蟬

一個很新的歌，是由東郡纔傳到長安來的，歌中是當初牧野底一個戰士出征時和他情人底對話。你聽，這佐唱的箜篌底調子就很特別的呢。

呂布（仰視月光。）

哦，這月亮真是明朗呀！這月亮用牠底光明把

我們沒得好像連靈魂都要融化了！你看，我們還不是像要被這光明奪去了的樣子嗎？……可是呢，這光明把我們底影兒却吸引在一起：你看，我們底影兒已合成了一個，完全分不出那些是你，那些是我了……

• 哦，今夜恰恰是十五，我們在這團圓無缺的月亮下邊相見，倒真是一個很好的紀念呢……——但是我們還是快——

貂 蟬

聽！聽！

(歌聲又作，但較前另是一種歌喉。)

(他和她緊緊地俱抱着，仰頭傾聽。)

歌 聲

“我底愛人，現在我，要丟下你前去出征，
要丟下你一個人守在這兒冷冷清清，
這次怕有一個，險惡的大戰，
我去後能不能夠生還，誰也難以料定。

可是你還是這樣的美貌，這樣的年青，

你底愛情，牠會要惱恨那孤寂的光陰：

 怕當我，沉落在黃河的時候，
牠却已經把我忘掉，並且是屬了別人……”

貂 蟬

這一段是那戰士給他情人說的呢，下邊便是他
情人說的了——

歌 聲

“可愛的良人，去，快去追那前進的鼓聲，
那會引你去見那萬惡的仇讐的暴君：
 他在那兒，正等着你底利劍，
等着你底利劍，去完成那誅罪的使命。

至於我底愛情，牠是會和你一同前進，
會跟在你底馬蹄後面，把你追得緊緊，
 你若是，真被黃河吞了下去，
那牠便也會追入河裏和你永不再分……”

呂 布

這個歌倒很新奇呢，但是的確是一首好歌。••

貂 蟬

這歌叫作“牧野悲壯行，”真是很能動人的呢。

呂 布

想不到在這兒這個高牆裏面，會有這樣能夠激發人的歌聲•••——哦，現在時候確是不早了，我們還是快些走罷！再等一刻，怕就不大妥當•••怎麼？我已經對你說了我愛你的實在情形了，你還遲疑甚麼呢？你該相信我，相信我•••哦，我底貂蟬！你在想着甚麼事情呢？快些走罷！不要再耽延時候了。

貂 蟬

真的要逃走嗎？

呂 布

我求你，不要這樣遲疑了。再耽延下去，真的會誤了事•••

貂 蟬（突然堅決地）

我不能這樣做。

呂 布

怎麼？怎麼？你不能？你不能跟我走嗎？啊啊，爲甚麼呢？你不愛我？你覺得你住在這個高牆裏面是很舒服的，是不是？你是以你這種生活爲滿足的了？你不願使你自己另有一種新的生活？啊啊，你怎麼纔是這樣，纔是這樣呢？我好容易——

貂 蟬

聽我說，聽我說……

呂 布

我好容易今天晚上纔見着了你，好容易！我在這兒整整地守了兩夜，爲的是甚麼？我愛你愛到了這步田地！我要把我的在長安底一切榮華，一切富貴，一切赫耀的名位權力都丟了開去；我甯可失却我底官職和我蓋世的聲望，却只要能得到你！我這樣把我自己當成一個專來供奉你的奴隸，我這樣在你面前來捧獻我底真心，我這樣不顧一切地對你熱愛——難道還不能得到你底信託嗎？莫非你捨不得這丞相府底高大門第？莫非你捨不得我那個又老又淫的義父？莫非你捨不得你所負的侍妾的名義？莫非

你捨不得——

貂蟬

聽我說，聽我說……

呂布

莫非你捨不得別個玩弄你的那種醜態和你由受了別個底玩弄而得到的衣食住居？……啊啊，你“不能這樣做！”“不能這樣做！”這你是不願意同我一道的了！啊啊，這就是你也在愛我的嗎？你是口中在說你同我愛你一樣的愛我，心中却是連我愛你的十分中之半分都沒有的呢！我，我真是浪用了我底愛情了，浪用了我底愛情了……

貂蟬

你再不聽我說，我就走回去了。

呂布

甚麼？……哦，我聽，我聽……

貂蟬

你底性子急得太厲害了，還沒有聽出人家是甚麼主意，便像是被火燒着了的一樣，把暴躁的甚麼話都說了出來。你可知道你所說的話是羞辱我的嗎？

——固然我這個薄命的人是素來被人羞辱慣了的，但是，在你，在自命為全心全意愛我的你，似乎不宜這樣來對付我……你可知道你底話已經把我羞辱得使我傷心了嗎？你，你，—— 噯，你說你爲我費了多少心，吃了多少苦，這個我自然是相信的，但是，你那裏知道我呢？我所受的痛楚，我所受的艱辛，怕比你還要多着幾陪……—— 自然，我這個人素來便是在痛楚和艱辛中過着日子，正如你所說的一樣：我是看別個玩弄我的醜態幾乎成了習慣的了。不過我却不至於是那種自甘下賤的人，我是常常在憤恨着我由看那些醜態而得來的衣食住居的：這個恰恰和你底話相反，我幾乎沒有一天不想脫離這種生活，沒有一天不想有新的生活底來到……這些痛楚和艱辛自然是一向便纏繞着我：但是，你想，當到一個人在這樣的生活中，愛上了一個自己沒有方法去實行自己底愛——想愛而不能去愛——的人時，那種情形，那種悽慘的情形，又豈是用幾句話可以追述出來的嗎？……^①你想，一個女子，一個從小就在人強暴勢力之下的女子，一旦有一個人能來挺身救她，並且

還是用他專心致志的摯愛——果真他底行爲和他口中所說的一樣時——向她乞求，說“我不能讓你被別個這樣佔據了去，”說“我不能捨你！不能捨你！”那她就是再怎樣冰冷，再怎樣無情，也會觸着了感激的慾望的，也會把她底希望投在他底腳下。況且，——我已經說過了，我曾作過那樣的人：在一向痛楚和艱辛的生活中曾爲了“愛”而更增加了難以追述的痛楚和艱辛的……

呂 布（立跪其足畔。）

哦，我冤枉了你！你怨我，我底貂蟬！……那麼你是願意同我走的了？我們快——

貂 蟬

聽我說完……——你若是真正愛我，你一定會聽我底話的。我愛你，我是千真萬真的愛你，但是我不願你是一個沒有用的男子。——這話你明白嗎？你要我跟你一同逃走，不用說像我這樣一個從來沒有享受過真正人的生活的女子，能得到這樣的一個機會，若是還要說不願意的時候，那不是沒有感覺便是一個太過愚蠢的人；不過，我們逃走了以後，——

逃走了以後怎麼樣呢？真的去找一個與世不聞不問的地方那樣住下去嗎？你說你願拋棄一切你底名位權力等等，這個原因是爲我，那自然我是非常地尊重你這種高尚的情意的，但是，你底事業——你把你底事業放在甚麼地方去了呢？是不是也把牠看得同你底名位權力一樣，可以爲了我，隨便地丟了開去呢？……不要以爲我是那種只顧滿足一己底虛榮的婦人：要一個男子把他所有的過去，未來，都捧來作爲對她的犧牲的獻禮，——那個在我看來，要算是一種莫大的罪惡的。也不要以爲我是容易被那種超乎一般的爲“愛”的行動所陶醉的人，竟可以盲目地一任猛然間的狂熱帶到任何地方去。——聽說秦時趙高弄權的時候，有一個勇士叫陶贏，他底英名，和那伐匈奴，建築長城的蒙恬不相上下。趙高底暴虐專橫，他是早就憤恨了起來的；當時天下底人士也都在熱望他能代民衆誅殺那個罪深惡極的元凶。但却不料在那個時期，他熱戀着了一個咸陽城中的美女，把一切國家底大事都置之不顧：聽說有一次那個美女把她底玉簪失落在咸陽北門外的河川裏面，他竟

然費了三晝夜的時間給她找了回來，結果是她信託了他底熱戀，同他離開了關中，不知道颯颯走向甚麼地方去了。——這個故事，依我看來，實在是最無聊的。若果我是那個女子，我決不會信託那樣的人物！像那只爲了一己底愛，便把一向對無量數民衆應該負的責任賣掉，若要我裁判那個男子時，除了“喪心病狂”四個字，沒有別種批語可以加在他底頭上的。我要是遇到那樣的男子，假使我在愛着他，我就要勸他改掉他那種行動，若是他不能夠改掉，就是他對我的愛再怎樣的真實，再怎樣的放出了些神奇的動人的色彩，都不會使我傾心，使我滿意；就是我再怎樣情急地愛他，也要向他表示拒絕，也要把我已經給了他底愛努力地收回來的……

呂 布

貂蟬！……

貂 蟬

我想你會明白我底意思了呢……——你覺得我底性情有些特別嗎？其實我本來也不是這樣的呢。當我還沒有來到這個丞相府的時候，常被一種希求

自身幸福的幻想所支配，常做着想借重大事情來幫助個人前途的迷夢，老實說，我那時對於愛的處理是具着另一見解的。可是，自從我最近這些日子經過了生活上很大的變遷以後，我底心境也跟着起了很大的變化了：我是被最近極端的痛苦和極端的悲哀逼得成了一個反抗的人——堅強的反抗的人！我一向本是柔弱，沉默，甚麼事都一任別個擺佈的；可是現在，我不是那樣了！我覺得我雖然是個女子，但是應該和男子有一樣的地位，應該和男子一樣，做些有意義的事情，——至少，也應該知道把個人底幸福放在為公衆幸福的事體以後，至少，應該知道為公衆底患難去憂傷，哀毀……——你覺得特別嗎？是的，我這種變化，是由於自己本身受了別個欺侮的緣故。但是，我為甚麼會受別個底欺侮呢？我本是好好的一個人，為甚麼會過這種供給別個淫樂的生活呢？這個，已經不是我一個人底問題，我覺得這兒關係着整個的習慣和制度的。——最近我常常這樣的思索，我把我這個意見擴張到無限大的時候，我底憤怒簡直像要把我全身底血管都衝破了呢……我

恨我不是一個男子，所處的境遇不許我做我想做的事；我若果是一個男子，那我一定要作一番改革天下的偉大事業，我會把一切由歷史上傳下來的惡習慣和惡制度一齊推翻，一齊破壞！我會用暴力去剿滅信崇這種習慣和制度的人，我會用流血的手段去除那專為自己作威作福而假借這種習慣和制度的暴虐者！——我若果是一個男子，我一定是這樣做的。

我想我底意思，你是會明白了呢……你要我跟你逃到很遠的地方去，這個我是很了解的；你所要求的是我們底自由，是我們底“愛”的自由。但是，我問你，真的這樣我們就可以得到自由了嗎？我們只用一個逃避的方法，就可以得到自由了嗎？即準這樣可以得到我們一時所謂的自由，但是去過那種與世隔絕的無聊的生活，終究有什麼意思，有甚麼意思呢？

……你要我脫離這兒這囚人的高牆，但是在這高牆裏面囚着的不只是我一個人哩！我一個人可以逃走，可以去求自由，但是別個被囚的呢？難道只有我纔有這種權利嗎？——你可以說我們是為“愛”而做的，但是，依我看來，“愛”並不一定是那麼神聖

的事；要是把愛和自由放在一起時，那除了去鬪爭，去先把牠建立在多數人類中間——除了這樣，依我看來是再沒有別種方法可以去徹底地實現牠的。

呂 布：

不要說了，不要說了……你要我怎樣做，我怎樣做就是了。——你要我怎樣做呢？

貂 蟬

我要你怎樣做？……你自己沒有主意了嗎？——你看現在我們所處的是個甚麼時代，——你應該比我還要明白的：現在天下年年都在戰亂，人民底不能聊生，已經到了最厲害的時候了。像你，像你這個一向便有聲勢，有權力，可以大大地替國家作一番事，為民衆盡一番力的人，本來應該怎樣把自己放在重大的需要底中心裏面，纔是正當作人的方法，——但是，你却要為一己底熱愛，為個人底幸福，想從你偉大的義務前面逃避了開去！你底全身心就好像被一己底熱愛和個人底幸福所沾迷着了！你簡直就忘記了你是一個甚麼樣的人，忘記你所處的是個甚麼時代！……——我是個女子，我還能為

眼前的大事來思索憂憤，來不斷地自己恨着自己，而
你——

呂 布

俺，不要說了，不要說了！……你這樣嚴刻地
裁判了我，真使我——使我感覺到羞愧難當呢！我
也不知道我怎麼是這樣的糊塗，這樣失了本性……
• 不過，我是聽你底話的，在不會失掉你的範圍內，
我可以如你的所願：我立刻就用我底能力去除那全
國底禍首……

貂 蟬

那一個？

呂 布

這是很明白的。貂蟬，你所說的話裏面已經告
訴了我，——現在還有那一個是全國底禍首呢？我
並不是不知道這個，我之所以沒有對他有甚麼舉動
的，是因為他畢竟是我底義父——

貂 蟬

啊，你在顧全這個嗎？那麼，我是你底義母了，你
第一就不應該這樣來愛我的。

呂 布

俺，我底貂蟬！不是這樣說，不是這樣說……
我一定依你底意思做去！——天呀，賜與我些力量，
叫我不一到他面前的時候便想起他給我個人的恩
惠罷！……——我底貂蟬！我決定了！我要努力把
我和他已往的關係忘掉：這是爲——我聽你底話！
——中國，爲長安，爲你，爲我們底愛情去——做的
……

貂 蟬

那麼你聽我說：你要是真要去做了這樁重大的事
情時，那便却不要倉卒從事；並且你底使命並不是
只把他除掉便算了事呢。後來還有許多的事情要去
做的。你聽我說：三天以後便是他底生日，你最好
在這三天之中和長安所有的文官武士先設法會商一
遍，到那一天，你可以叫你底部下來把這太師府首先
包圍起來，你便在那衆人之前堂堂正正地發難，把
他底罪惡宣佈過後，再用你正義的劍鋒去誅罰他。並
且，最好那天能設法把長安底市民都招致在那設筵
的臺下，使民衆得以公開地看見他們仇敵底死亡，

——我想，那樣一定是一個偉壯的奇觀，一定可以成歷史上從來未有的一次壯舉呢！……——你願這樣去做麼？

呂 布

啊，貂蟬，你真使我驚異了！你底思想和容智竟然這樣的駕乎一般女子之上——啊，我真是怎樣的羞慚我自己呀！……我一定聽你底話，我一定照你所說的努力做去……啊，你放心罷，我一定這樣做，一定這樣做……

貂 蟬

好的，這纔是你愛我的最可靠的唯一的證據。來罷……（她用手挽他。）我已經是你底人了……我在這兒等着：只有三天，我就要當場看你做那偉大的事業……只有三天，我便完全屬於你了，我便完全完全屬於你了，屬於你了……

呂 布

我底貂蟬！我底貂蟬！

（他和她緊緊相持抱了起來。）

（此時園內忽轉出幾名使婢，都提手宮燈，一面走着，一面口中呼

喚。)

使婢們

新夫人! ——新夫人! ——新夫人!

貂蟬

哦，他們找我來了……你快走罷。一切就這樣決定了。再三天——哦，快——(她急推開了呂布。)

(呂布退至圍門外牆陰下。)

我在這裏呢。

使婢中爲首者

太師回來了，請新夫人立刻到後廳底別室中去。

貂蟬

那麼去罷。

(使婢們在她前方用宮燈照路，她底背朝着舞臺前方，搖着掃地的曳帶和很長的衣裙底後幅，遲緩地一步一步向內方走去。)

(月光漸漸地暗了下去。同她底步調取同一的速度：她向內走一步月光黑暗一下。)

(歌聲又作，非常的凄楚，細微，悠遠；也跟着她底步調和月光暗下去的速度漸漸地漸漸地向下低沉。)

歌聲

莫別離，
惹魂銷，
地寬天高，
風吹時光老，
但有寂寥

復寂寥……]

莫別離，
夢一場，
人去花亡，
好事成已往，
從此渺茫

又渺茫……

(歌聲到最後一句，特別低沉，同時貂蟬便全身進到內方去，不可復見；而月光也完全暗了下去。)

(場上立地變成黑暗；沉寂。)

(在黑暗與沈寂中隱約見呂布尙癡立不動。)

第 六 幕

第一場

天纔黎明的時候。

董卓府裏大門前。

幾個執矛的衛兵往來巡走。

一羣市民登場。

第一衛兵

嚇！甚麼事？

第二衛兵

你們這些沒王法的野人，在這樣早的時候，成羣結黨地跑到太師府前來作甚麼？

市民中之一

今天不是太師底壽辰嗎？我們想太師一定要給長安底市民賞賜些東西的，所以我們都跑了來。

第一衛兵

說得好容易，賞賜些東西！你們就爲了這個，這樣早的跑來嗎？那麼你們等着罷。我先看你們能得到個甚麼東西。好，等着罷。

第二衛兵

蠢貨！你們這些比石頭還要蠢的蠢貨！你們想着太師要給你們賞賜東西，那麼太師就真的會給你們賞賜東西了麼？虧了你們竟能這樣毫不客氣地跑了來，虧了你們！——哈哈！虧了你們！……你們只想得太師底賞賜，但是你們不想給太師賀壽嗎？你們給太師供獻的壽禮是甚麼呢？

市民中之一

天老爺！我們能拿甚麼供獻給太師喲！我們窮得

連飯都沒有吃的了，還能拿出甚麼來呢？

第二衛兵

窮？怎麼窮起的！你們都沒有職業嗎？……

(向站在他身旁的一個年青市民。)我且問你，你是做甚麼的。

年青市民

我是鞋匠。

第二衛兵

那麼你這樣年青，不安安分分地在你底店舖裏面去作工，却跟着他們來胡鬧甚麼呢？像你這樣不守本分，自然是會窮起來的。

年青市民

我底老總！我底本分都被官家奪去了，你要我怎麼去守呢？我底鞋舖在上月便關了門：原因是李儒將軍部下那些軍官們到我底店舖裏面去拿了許多現成的鞋子，却一個錢也不付給我，我問他們要錢得厲害了一點，他們便把我店舖裏的器具搗毀得乾乾淨淨，弄得我沒有法子再做下去了。你說罷，這個算不算我錯？

第二衛兵

哼！你倒很會說話……但是無論怎麼樣，總不應該跑到這兒來胡鬧……——（向另一市民。）你呢？你也是鞋匠嗎？

（另一市民不答。）

你竟敢不回答我！

市民中之一

他是個聾子哩。

第二衛兵

聾子？

市民中之一

他本是一個木匠，幾個月以前太師在那兒修蓋新的別墅的時候。他是曾被發遣到那兒去作事的。可是不知道是爲了甚麼，他在那兒的事沒有作完，就被管事的老爺停了他底工，並且還把他狠狠地打了一頓，趕了回來，他底耳朵就是被那次打聾了的。

第二衛兵

胡說！耳朵怎樣能夠打聾呢？

第一衛兵

真是鬼話！

市民中之一

爲給太師修蓋那座別墅，不知道苦了多少人哩！那位管事的老爺脾氣真壞，作事的稍有些怠慢，他就會給一頓好打的。（指一跛足市民。）你看他底脚也是被打壞了的。（再指一雙手用布包着的市民。）他也是，手臂上的傷還沒有好呢。（再指一年老的市民。）還有他，背上一條一條的鞭子底痕跡，看見都夠怕了。——哦，老伯伯，你把你底衣服褪下來，讓老總看看你背上的情形罷。

第二衛兵

夠了，夠了！你們要訴苦還是回到你們各人底家裏向你們祖先底木牌位去訴苦罷。因爲只怪他們生錯了你們，誰叫他們生下你們來當工人呢？

年老市民

哎喲，我底天老爺！難道這個就是我們應該受苦的理由嗎？

第二衛兵

那麼怎樣說纔合你們底脾胃呢？……——好，算了，我沒有時間和你們儘這樣閑扯，快滾開罷！

市民中之一

真的太師今天不給我們賞賜甚麼嗎？至少也該賞賜我們些饅頭纔對呀！

市民中之一

是的，饅頭總應該有的。

市民中之一

要是沒有時，我們爲甚麼不可以要呢？

市民中之一

不錯，不錯。我們等到看見那高臺上擺起筵席的時候，直然喊着要求太師賞賜我們饅頭就得了。今天是太師底好日子，總不會有人打我們罷？

全體市民

對對對……就這樣辦，就這樣辦……要饅頭，要饅頭，要饅頭……

(僕役多名，由府門中出。)

衛兵們

哦，大爺們，起來早呀！

僕役中之爲首者

我們是來刷洗這門階的。本來昨天就該來刷洗

的，因為事情太忙，却挨到今天。——天已經大亮了，
要快點刷洗纔行——唉，這些市民在這兒作甚麼？

第一衛兵

他們以為今天是太師底壽辰，會有東西賞賜他們，一早就擁到這兒來，吆喝都吆喝不走，真討厭極了。

全體市民

今天總應該賞賜我們些饅頭的……總應該賞賜我們些饅頭的……

第二衛兵

滾！滾！

僕役中之爲首者

且慢。索性就讓他們替我們刷洗門階罷。——好的，等一等我給你們拿些饅頭，可是你們先得做些工纔行。來，動手向那旁的井裏打水過來，把這門階礎石，石獅，石欄都刷洗乾淨。聽見了沒有？

市民全體

好的……好的……

第二衛兵

可是他們中間還有幾個殘廢的不能夠作事哩。

僕役中之爲首者

讓他們做去罷，那沒有甚麼大妨礙的。（向其他僕役。）喂，去把那些水桶掃帚拿過來，快些！快些！

市民全體

啊，今天我們有饅頭吃了！……啊，今天我們有饅頭吃了！……

第 二 場

董卓府中宴會之高臺。

貂蟬獨自登場。她尙未梳妝，頭髮鬆披在兩肩，穿着一件寬博的
襖衣。

貂 蟬

天已經這樣亮了。今天真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
享受到希望的快感的一天了！在這個高臺上，等一等
便要實現我底希望。便要使中國，使長安，使我個人

底生命，都會有一個新的轉變——啊，爲了這個，我趁着這全府底人都還沒有起來的時候跑到這兒來。

••我，我是想盡量地滿足一下我對那立刻要實現的希望所感到的期待之情的！——啊，人當期待着自己底希望時，情形是怎樣的美麗呀！現在我底心臟是這般急躁地跳着，我底臉上也像是被熱血燃燒着了•••但是，但是這是好過的，這是比飲着最濃甜的醇酒和嗅着春天早晨芬芳的鮮花還要好過的呢！•••這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第一次——第一次這樣好過！哦，還有甚麼事能像這樣使我好過的？我要眼看着我最愛的人爲民衆去作那偉大的英雄的事業，我要在我最愛的人底成功的光榮的腕下諦聽民衆狂喜的歡呼，目睹民衆快樂的波動•••（俯視臺下。）——啊，他們已經來了！這樣早他們就來了嗎？

•••他們都在那兒做甚麼，做甚麼？——哦，他們在刷洗着那些礎石和那門前的石道•••這是怎麼着的？可是他們知道今天這兒要有一個新的局面，所以想把所有的舊的塵垢都滌除乾淨嗎？——好一個可喜的預兆！這兒一切污濁的罪惡，就都要被這民

衆底神聖的勞力刷洗得一無所有了呢！看呀，他們那種努力的樣子，那種努力的樣子！他們是一點也不見休息，只見在來回奔馳地工作着工作着，……那些奮張的筋肉，那些誠懇的姿態——啊，還有許多殘廢了的也在幫着奔走……——你們這些可敬的人們呀！這世界上只有你們纔是唯一可敬的人們呢！——來罷，我聽說古人常把花灑在有功業人底身上以表示尊敬，那麼——（到臺上兩旁石欄上矗立的高大花瓶前把瓶中的花拿下來掬滿了兩手向臺下灑去。）我也來用花向你們表示我底尊敬罷。（再掬再灑。）那是怎樣的美麗——那門前的石道從此將永遠是勝利的了，勝利的了！……（仰視空中。）——哦，太陽要出來了……那遠遠的東方閃出奪人視力的紅色，哦，我底希望來了！——現在長安全城都要從睡眠中覺醒了過來——是的，長安——中國，中國底太陽要出來了……哦，時候到了時候到了！……（急下。）

第三場

董卓府中宴會之高臺。

幕啓時，場上已佈置得莊麗華麗，筵席設作半圓形，董卓及諸文武官員均在座：董卓居中，其他皆環坐兩旁。

貂蟬豔妝坐於董卓身旁，無數舞女使婢站立在地底身後。

呂布侍立於席末。

董 卓

感謝得很，在座的高貴諸公！今天蒙諸公爲了

我底降辰，都這樣衣冠楚楚地來到我底府上，這在我，真是一件很可高興的事。是的，我真高興！我特意命令了我底廚司，叫備辦了上等的酒席來招待諸公：這兒有些山珍海味，都是不容易得到的；還有這酒，這是我特意請的一個製酒的人專製出來的，這種酒，向來是存在另外的一個酒庫裏面，不逢我大宴嘉賓的時候，是不輕易拿出來的呢。——哦，諸公！痛快地飲罷。這是我答謝諸公今天高情厚誼的唯一的敬禮。

文武官員中之一

太師功比伊尹，德如周公，當此壽誕之日，天下咸瞻咸仰，我們來聊盡薄儀本是十分應該的。

文武官員中之一

我們想不到太師竟如此的厚待我們：我們能領受這樣的旨酒嘉肴，真是榮幸到極點了。

文武官員中之一

這真是“既醉以酒，既飽以德”了。

全體文武官員（舉杯。）

我們祝太師長福長壽！••• 我們祝太師長福

長壽！……

董 卓

我，諸公！我真高興得很。今年我五十五歲，回想過去所作的事業，都莫不是爲國爲民之舉：從我征伐“黃巾”和鎮守西涼一直到現在統一中國，真算是建立了許多不朽的功勳。雖然曾經有十五鎮底叛徒想和我爲難，但是經不起我是將士用命，天下歸心，終於把他們征服得四分五裂；現在那頑惡的孫堅已經死了，袁紹也來書稱降，從此便可以消除戰禍，穩定全國。今天當此盛會，置酒高閣，所有豪傑學士，都齊集於我底左右。並且——（指紹暉。）這長安絕代的美人是我底愛妾，還有——（指呂布。）這中原蓋世的英雄是我底義子：這兩個足以使我誇耀的人物，都這樣侍立在這兒。啊，我坐在這高座上，長安底全城在望，中原也全都在我底眼中了！啊，我真高興得很！——斟酒來！斟酒來！——我來把這杯酒灑在地上，以敬長安底神祇。——斟酒來！斟酒來！——我再把這杯酒灑在地上，再請中原一切的神祇來格鑿罷。——哦，諸公！我望諸公也同我一樣的高興，使今天

這宴會得以特別的快樂。

全體文武官員

今天本是太師底壽辰，又逢太師有這樣的雅興，我們敢不盡情暢敘，以期不負此恩賜的盛宴……還望太師也多飲幾杯，給我們賞見賞見太師底酒量……

董卓

好的，那麼大家飲罷。——哦，貂蟬，你也飲一杯，使我看一看你吃酒過後惺忪的樣兒和你臉兒上泛出的那可愛的紅暈，好不好？

貂蟬

太師，我不能吃酒呢。

董卓

飲一杯，只飲一杯！（強貂蟬飲。）對了，這樣纔像個上筵席的樣子……（忽抬頭，見呂布含怒矗立着不動。）唉，這是爲甚麼！奉先，你怎麼不飲呢？

呂布

我不願意飲。

董卓

哦？哦？你怎麼像是不快樂呀？爲甚麼？……
唉，奉先，不要這樣了！你看大家都在爲我底生日快樂，怎麼你反而能這樣呢？難道我待你不好嗎？……

• 你有甚麼不滿意的事情，儘管對我說罷，我一定會使你滿意。你是知道的：我甚麼事都能依從你：那個對你不好，我必定處罰那個。一向李儒不是和你不十分要好嗎？那你也可以看出，我對他立刻就疎遠了起來——噯，說到李儒，雖然我近來很不喜歡他，但是他畢竟跟隨了我多年，又是我底女婿，我已故的女兒底丈夫，並且還是我底謀士，雖然我近來很不喜歡他，但是，噯，他那樣不明不白地被人暗殺了，我底心裏是總要感覺到許多的不好過呢！……我真想不出誰有那樣的大膽，竟然做出那樣的事來！最叫人痛快的是他恰恰被暗殺在我底生日的前幾天以內，以致今天給我賀壽的人底中間缺少了一個對我最忠心的人……——唉，我——我在說甚麼？笑話！我怎麼在這樣大家歡會着的筵席上面爲一個部下將官底死亡傷起心來了？——哈哈，這算甚麼！一個李儒沒有了，算甚麼呢？只要我底奉先長在——是

的，奉先！只要你長在，便是我莫大的愉快了。——
唉，怎麼？你不要這樣了！不滿意的事情儘管對我說
罷。快飲些酒，飲些酒！你知我待你一向是很好的，
不要在我底生日這天弄得我不自在……唉，我底
奉先！你來，到我旁邊來飲罷，用我用的這個琥珀杯
子來飲一杯，好不好？

（呂布初尙表着決心的態度，及聽了董卓底話後，頓漸至軟化。）

（此時貂蟬不時注目於呂布，頗靈急躁意。）

呂 布

好，好，我飲就是。

貂 蟬

噢！——噢！——

董 卓

怎麼，貂蟬？你身上不舒服嗎？酒飲得太猛了，是
不是？不然便是——我不知道說是甚麼纔對呢！總
之你爲甚麼這樣歎氣？說！給我說！

貂 蟬

……沒有……沒有甚麼。

董 卓

沒有甚麼？那麼好！再不要這樣歎氣了。——啊，我是怎樣的高興呀！今天，我是怎樣的高興呀！——我底美人的愛妾，我底英雄的義子，還有我底高貴的嘉賓……都齊集於這，這中原第一首都的長安城內，爲人士巡禮的府第之中，這個開張最榮華的筵席的高臺上面——啊，我怎麼能不高興呢？我要做甚麼就可以做甚麼，我沒有不能做的事情……——哦，諸公！我不久就要請你們來赴一次比今天還要富麗的宴會，你們曉得嗎？

全體文武官員

我們不曉得……不久太師有甚麼事體要我們來恭賀呢？……

董 卓

哈哈，說起來話長——當那十五鎮底叛徒沒有作亂的時候，我不是就因爲全國人民底愛戴，想舉行一次登極大典嗎？這個事體，一直拖延到現在，原因是我終想當一個“謙謙君子”不願自恃功德，只願淡泊自處。但是現在，人民底企望是一天一天地更加熱烈，更加濃厚起來了，我要是再還固執了下去，那

就怕要使天下失望，反而會發生意外的變亂。一方面呢，目前四方底戰爭都已平息，中國已到了修政的時期了，我更不應放棄我應肩的重任。所以，我就本了我一向爲國爲民的素志，決計勉爲其難。現在只等我底部下郭汜由關外帶回各諸候底“勸進表”以後，便可以宣布登極的詔書了。——諸公對於這件事情有甚麼高見呢？

文武官員中之一

太師大權在握，有甚麼意旨，我們是只有服從的。

文武官員中之一

太師現在的地位，已經是可稱得一位“素王”了；若再登臨大寶，那更能使普天同慶，萬衆協心。

全體文武官員

我們都一致擁戴……我們都一致擁戴……

董卓

那麼，諸公！等到舉行大典的那天，一定加封你們底官職。

全體文武官員（站起鞠躬。）

多謝太師……多謝太師……

董 卓

且住，今天怎麼王司徒沒有來呢？——我這半天簡直沒有注意到……那麼恐怕還有許多人沒有來——（歷數席上諸人。）不！只是他一個！好奇怪，他不願給我拜壽嗎？……就是爲了——（看向貂蟬。）就是爲了這個，他竟敢和我對立嗎？哼，好，那麼他等着！我總有——哦，現在，他不來也罷，總之——總之——哦？我要說甚麼呢？我像是酒飲得太多了……——這個——哦，貂蟬，你給我歌舞一下罷。我是很愛聽你底歌，很愛看你底舞的……哦，貂蟬，給我歌舞一下罷。

貂 蟬

要我歌舞嗎？

董 卓

是的，是的，你千萬不要做出那憂鬱的樣子——無論如何，今天要快樂！——歌舞罷。我一定要你歌舞。

貂 蟬（一面仍注目於呂布，一面移步到筵席前方座中

央，開始了地底輕舞，同時作歌。)

君如春日風，
妾似桃花瓣：
君向妾吹來，
妾爲君震顫；
爲君展容顏，
爲君全開綻。

爲君全開綻，
一瓣又一瓣。

君如春日風，
妾似桃花瓣；
君自任性吹，
那管妾飛散；
妾受君摧殘，
妾身落地面。

妾身落地面，
一瓣又一瓣。

全體文武官員

好……好……

董 卓

這是一個歡歌。哦，貂蟬，你真把歌中的神韻完全奏出來了！舞也是輕盈得和歌調恰恰相稱，這個舞底姿態和這個歌恰恰能合得起來。真妙！真妙！

……可是這個歌是你自己製的嗎？

貂 蟬

是我自己製的呢……

董 卓

啊，這更是妙到極點了，妙到極點了！來，飲一點酒，吃一點菓品——你只要飲一點，吃一點就好了，剩下的給我，我會代你飲完，會代你吃完呢！來

貂 蟬

我不能再飲了……菓品我也不吃不下去呢。

……

董 卓

怎麼？你病了？爲甚麼不——

貂蟬

太師，你不要強我罷……

董卓

好，我不強你。——那麼你再給我歌一個歌，好不好？要你自己製好的歌——好不好？給我再歌一個，給我再歌一個……

全體文武官員

真的，請再歌一次罷……真的，請再歌一次罷

……

貂蟬

那麼好，我歌一個我仿那首“牧野悲壯行”底音調所製的歌罷。那首“牧野悲壯行”，雖然是由東郡傳來的一首和長安一向的歌都不相同的歌，可是那種音調，我非常喜歡，我曾仿着製了一個——我就歌那個好嗎？

董卓

好，再好也沒有！——諸公！你們看我這個愛妾是怎樣的一個解人。是怎樣的兜人心醉呢！

全體文武官員

新夫人真是美人兼才女了……快使我們拜聽
那個新穎的歌罷……

貂蟬（向一使婢。）

那麼，過來，把琵琶抱過來。

（使婢抱琵琶向前。）

就站在這兒彈罷。（她於是借着舞時的姿勢，只管走向呂
布身旁，很熱烈地望着他，用激越的聲調作歌。）

我愛你是爲了你情意底溫柔密濃，
我愛你是更爲了你底過人的英勇，
你已經成了我唯一的希望底替身，
我熱待着你去成就那偉壯的事功。

我是個女兒庸弱得好像不禁風塵，
我是個女兒庸弱得不能步出閨門，
可是我這像火燒着的赤誠的心上，
却和你一樣的憤恨着禍國的敵人。

我愛你是爲了你對我的情深意長，
我愛你是更爲了你能夠誅除強梁，
那公衆的仇讐已經來在和你對面，
這正是你亮你那光榮劍鋒的時光。

我是個女兒庸弱得被人折磨不堪，
我是個女兒庸弱得身世太過可憐，
若是那你允許我的希望成了空空，
那我便只有立刻來死在你底檣前。

（貂蟬歌畢，卽不轉瞬地看着呂布，帶着懷疑與期待的神色，倒退地歸還座位。）

（呂布當貂蟬歌時，漸漸地被感動了起來，及至歌終，他底激奮遂到了要發作的光景：他以手按劍，打算要衝向董卓去了。）

（但是此時王允忽然抱着一個錦盒登場。）

王 允

太師，請了！座上諸公，請了！我因爲一點個人底私事，糾纏得不能脫身，所以直到現在纔來，這真是疎忽得很，荒唐得很了。

董 卓

我以為你今天不來了呢！我想大概是你真的同我賭了氣，不願意和我見面——

王 允

噯噯，那裏話，那裏話！我怎麼敢同太師賭氣，敢同太師賭氣呢？今天太師底壽辰，我本應該一早就過來拜壽的，實在是爲了一點私事，弄得耽擱到現在：我已經知道了我底罪是無可道恕的了。但是，還望太師大量包涵，原宥我這個並不是有意而犯的過失罷。我現在在這兒給太師拜壽了。（他要跪了下去。）

董 卓

免了罷。——（向站在他身畔的侍從。）快去扶住他，扶住他，——司徒，不要過拘禮節，請立刻就入席好了。

王 允

多謝太師。那麼，現在我要呈獻我底壽禮了。哦太師！我今天當天纔亮的時候，便起了身，爲我今天底壽禮籌劃了又籌劃：我想——“送甚麼禮物給太師纔好呢？送酒，送食品，送宮錦，送香料，送車馬，送

奴僕……在太師都是不會稀罕的。送甚麼纔可以表出我對太師特別忠實的心思，纔可以表出我想使太師喜逐顏開的誠意呢？”我這樣想了差不多有一個時辰，後來終竟想出一件貴重的禮物來了。這禮物就是——（他打開了錦盒，把孟子取出。）就是這個我家藏的——素來我不肯使人看見的這個唯一的寶物的古製的孟子。請看——（他高舉了孟子。）請座上諸公都看罷。

（座上諸人都由座間立起向他手中高舉的孟子注目了起來。）

這個孟子！不要怪我說句大話。這是在全中華都不能夠再找出第二個的寶物。牠底來歷，我不妨大概地來報告一下罷。——在很早很早以前，唐堯禪位於舜的時候，製了牠作為給神行奠禮的祭器：這算是牠底產生。舜禪位於禹的時候，還是同樣的用了牠。禹掌了帝位以後，有一次儀狄作酒，纔把牠用來作了普通飲酒的器具，纔把牠置滿了旨酒獻給禹飲。以後到了商代，牠是落在了那荒淫暴虐的紂王手中，他天天在鹿臺和妲己飲宴，就用的是牠。及至武王伐紂以後，牠算是又到了周室底朝廷中了：那最著名的

“金盞”的一段故事，與牠就有關係，牠是被成王捧在了手中去歡迎周公，不用說，那是用牠給周公進那還朝的禮酒的。以後牠是又落在了秦室，秦始皇建好了阿房宮以後，曾把牠特地放在了一個貯寶的高閣上面。一直到了楚人焚了阿房宮，一切都化爲灰燼，只有牠依然無恙，便展轉爲那自稱“西楚霸王”的項羽所得。到後來項羽兵敗垓下，在帳中和美人虞姬慷慨悲歌，牠曾被替換着送向他和她底唇邊，去傳遞那和淚的死別之酒……

全體文武員

呵呀！呵呀！

王 允

我就只報告到這裏可以止住了罷。總之這個盃子，牠底來歷很大，牠是經過了歷代底聖賢，帝王，豪傑，美人，以及其他名人豔女底手撫唇親的了，至於牠怎樣落到我底家中，那我却不必在這兒再厭煩地多講——其實我自己也還是不十分明瞭，因為牠在我底父親的時代已經爲我家中的家寶了。總之——請看罷！請看牠這個樣式，請看牠這個顏色。天

下沒有一個古玩家能說出牠是甚麼玉的，沒有一個古玩家敢說出牠一定的價格……

全體文武官員

呵呀！呵呀！

王 允（捧盃子到董卓面前。）

太師，我敬把這個寶物獻上，作為我今天底壽禮，還望太師賞光收下。

董 卓

啊，我一定收下，我一定收下！像這樣的寶物，我怎麼能不收下呢？司徒，你真是太費心了……好，我現在不謝你，等到我行登極大典——不久我就要行登極大典呢！你看着罷，不會久的！——等到那個時候，我再答你今天底盛意罷。——好，我收下，我收下！

王 允

那麼太師真給我賞光了。哦——（向侍從）那麼來，立刻就斟酒在這盃子裏罷。——好，我先來用這盃子敬太師一盃壽酒，祝太師延年益壽，百歲不老。

董 卓

好好好，大家一同飲罷……（向侍從們。）去把座上各位底酒都添上，要斟滿些！——諸公，讓侍從們把你們底酒斟滿，請一同陪我飲這盃酒罷。——哦，奉先，你替我招呼司徒，快勸他入席……——（他又看見了呂布憤怒的神氣。）怎麼？奉先，你又在想起甚麼事情了？俺，我已經那樣對你說了很大的話，難道你還不改你底樣子嗎？你今天到底是怎麼着的？說！有甚麼事儘管給我說！你要知道我是你底父親呀！說！我不願我底兒子在我生日底筵席上這樣的不快樂的。噢。

（呂布又不覺露出了遲疑不決的樣子。）

（貂蟬見呂布儘管這樣遲疑，忽然像得了一個另外的計略：她很快的把她底態度改變了起來。）

貂 蟬

太師 你怎麼只在——怎麼只在關心他呢？怎麼那樣的關心着你那個義子呢？……你——（她做出懇囑的樣子，偎近在董卓肩邊。）你就沒有像那樣關心過我，你就沒有像關心你那個義子的樣子來關心過我一次

呀！……

董 卓(狂喜地持抱了翅。)

嗚嗚嗚，我底乖人，我底乖人！我今天是甚麼運氣，能聽見你說這樣的話呢！……我甚麼時候沒有關心你？我差不多把我一個整個的心都放在你底身上了！我把你看得同我底命根一樣！……哦，是的，你是我底命根！——但是我怎麼沒有關心你？你太冤枉我了，太冤枉我了！……——哦，來，再偎我偎緊一點……——我真是甚麼運氣，今天能見你對我這樣的好呢？……

貂 蟬(狀更親昵。)

太師，你以為我自進府中以來，對你總是不好的，是不是？你……——啊，我底太師，你就不曉得一個女兒家底脾氣……女兒家都是這樣，初次和一個生疎的男人過活在一塊兒的時候，總是要有些不自然的樣子的。但是呢，我是——我底太師，我跟着你，我是覺得再快樂也沒有了呢！我今天算是更加覺得只有跟着你纔能夠使我快樂了……因為——因為……你看，還有誰能像你這樣的顯煥，像

你這樣的引人羨慕呢？你看你多威武！你看你多赫
耀！……——我底太師，除了你，我不相信中國還
有甚麼英雄了！啊，只有你只有你纔是我託付終身的
主人……是的，只有你纔是我託付終身的主人呢！
我真不相信把你除掉天下還有英雄，還有英雄——

王 允

太師，現在請你飲我敬你的這盃視酒罷。

董 卓

好，飲罷——

貂 蟬（一面極力向董卓視呢，一面偷眼望着呂布。）

讓我先飲一口……——座上的大人們，請一
齊舉起杯來！——太師，我來先飲一半，剩下的一半，
你飲好了……

王 允（大驚。）

噯，噯，不要飲，不要飲……——那是毒——
噯，噯，天呀，天呀！我作了個甚麼事呢！作了個甚麼
事呢！……（以手掩面。）

（貂蟬帶些放蕩的姿態緊偎着董卓，手舉王允所獻的盃子直飲其
中之酒。）

(呂布至此始不能忍耐，方決然地衝上前去。)

呂 布

停住！貂蟬，你是我底人，快離開這淫惡的老賊罷。

董 卓

咦！甚麼？……奉先，你是醉了嗎？

呂 布(拔劍。)

你這禍國的元凶！你快下來用你那罪大惡極的頭頸與前胸領受我底誅奸的利劍，不要再就延了！你一向殘害民衆，無惡不作，爲了伸張一己底權威，不惜壓迫天下底人士……你，殺士民，殺商民，殺農民，殺工民——四民都被你殺了又殺，中國完全被你弄成一個無限大的恐怖局面了！你却在這兒安富尊榮，荒淫作樂——啊，你這個萬惡的暴虐者，你可知道民衆恨你已經恨到切齒的地步了嗎？……——現在，你聽準些！我要替民衆復讐！我要把你這罪惡的生命送終，要把你那受了你應受的懲罰的屍身拿去獻給民衆！……——一方面，貂蟬是我所愛的人，我不容你去沾辱她！她是我底人，她永遠是我底

人，我不要任何人把他奪去！……——你明白了嗎？啊，趕快下來！今天是你底生日，也就是你底死日子了！

董 卓

哦，神明鑒臨！這是一回甚麼事呢！這種兒子對父親的叛逆怎麼發生到我底面前來了！

呂 布

“兒子對父親！”——這個我已經思索了很久了。我經過很長的工夫的懷疑，但是結果我是了解了這其中的意義：慢說你只是我底義父，就是我底親生父親，他要是一個作惡的人時，那我站在正義方面，還是應該誅罰他！

董 卓

難道你可以愛你父親底老婆嗎？

呂 布

這有甚麼！你看看你底年紀罷！你底年紀已經可以做她底父親了，要你愛她，那纔是不正當的呢！況且真正的男女之情，是不應該受這些名義底束縛的……——不要在耽延時候了，你要是再不下來，

那我就要越衆而前把你刺在座上了！

董 卓

……唉，好罷！你……你這個叛父的逆子！
——你以為我底年紀老了嗎？但是我底手還不會顫
呢！好罷！來——（他跳下了座位，也拔出劍來。）來——

全體文武官員（由席上奔下。）

快閃開！快閃開！

衆舞女 衆使婢 衆侍從

哎呀！哎呀！

（董卓與呂布相鬥。）

（董卓被刺倒地。）

董 卓

唉——你刺了我——兒子弑了父親了……
——唉，我底一切一切……——貂蟬……貂
——蟬——（死去。）

呂 布

死了！這個人竟然死了！這個勢不可當的暴虐者
竟然死了！哈哈！我現在，我現在——

（貂蟬中毒要倒了下去。）

場上全體

看！看！她怎麼樣了？她怎麼樣了？

呂 布（忙去抱住了她。）

啊啊，怎麼，貂蟬？怎麼，貂蟬？

貂 蟬

我——怕是中了毒，中了毒……

呂 布

中毒？沒有的事——

王 允（急奔了過來。）

哦，貂蟬，你原恕我罷……我拿來的那個壺子是用毒藥塗過了的，我本想用來毒死董卓，不料却毒在你底身上了……這實在出了我底意料之外，你，你原恕我罷……

呂 布（暴怒。）

俺，是你！你幹出這樣的事！凶手！（欲擊王允。）

貂 蟬（止住呂布。）

不要這樣！不要這樣！這個不能怪他的……
——你聽我說——哦，呂布呀！我是愛你！適纔爲激你去殺那暴虐的惡人，做纔出了那種假的態度，並且

說出了許多昧心的假話，但是，畢竟算是成功了呢！

••• 哦，我真快樂！——呂布呀！我是愛你，你是我今生單獨的唯一的愛人！——現在算是成功了！那個民衆的仇讐已被你底利劍誅死——被我愛人底利劍誅死了！哦，我真快樂，我真快樂••• 不過，怎麼——怎麼在這個快樂的時候，“死”却蒞臨在我底身上了呢！我怎麼是這樣的福薄，不能夠看見所有的民衆在爲我底愛人底成功歡呼，在爲我底愛人底成功慶祝呢！••• 啊，新的時代要來了，但是我——我却要去了！難道是新時代底產生，要用我底“死”作他底代價嗎？••• ——但是呢，這是不要緊的，不要緊的••• 我底希望總算是達到了，我也就快樂了，快樂了！——呂布呀，我單獨的唯一的愛人！快把我抱緊些，抱緊些！你看我雖然指甲都因爲中毒的緣故，快變成藍色了，但是我底手心却還是火熱的火熱的••• 你摸罷——你出力地握着罷！這是，這是我快樂的表徵呢！••• 你不要看見我眼中在淌着眼淚便以爲我心中是在痛苦——不是，不是！這眼淚，是“快樂”催出來的眼淚呢••• ——哦，沒有甚

麼！沒有甚麼！人家都說女人底眼淚是不值錢的——總之我沒有一點痛苦，你信我嗎？……——我——唉，我要死了！但是你聽我說——你不要因為我死了，便丟棄了你一切的事業……你要知道：男人們為一個女人去犧牲一切的那個時代已經要過去了呢！——我，一個女子底死，不算甚麼，不算甚麼呀！……唉，我要死了！——（向王允。）主人，我底死是不能怪你的，但是你，一向未免把我看得太重了！但是你却**在無意之中使我成功了不可能的大業**……啊，這個倒要感謝你呢！……——（環視場上全體。）你們怎麼都像是露着驚怕和悲苦的神色呢？這個新時代產生以前的破壞使你們驚怕嗎？你們是為我演的這場“悲劇”在悲苦嗎？……啊，你們這些沒有用的看客們呀，你們要知道一個新時代底來臨，一定要有一場“悲劇”，像我這種犧牲，已經是當然的事體……你們快歡迎新時代去罷，不要在這兒當這旁觀的傷感者了！……——（仰頭遠望。）多麼好呀，多麼好呀！一切都像是另換了新的顏色了……長安，中原，全中國——（指臺下。）聽，那些民衆——哦，我底

呂布，我底愛人！快，快把這個成功的事件報告給他們罷，報告給他們罷……——我——我是要死了！但是我不哭了……你看，我在笑呢，笑呢……
(死。)

呂 布

貂蟬！貂蟬！……你死了嗎？你死了嗎？——唉，唉，貂蟬，貂蟬……我底貂蟬！我底貂蟬！

王 允

奉先，我真悔恨，我真抱歉！——但是這話現在說出來已經是太遲了。現在我們還是趕快共同處理這兒底大事罷！你聽她臨死時所說的話，是怎樣地可以使我們羞愧，可以使我們感覺到我們一向的無聊……——噢！我現在纔發現了我自己底渺小！不怕我是官居司徒，平日間冠裳輝煌，好像一個偉大的人物，其實呢，不過是個自私自利，只顧一己幸福的小人！噢！她底行爲完全把我感化過來了！我要對着皇天后土，再對着她這付可崇拜的豔屍，來宣一次誓——（他把他底孟子拿到手中。）這個無價之寶的孟子，就作為我宣誓的犧牲品罷。——我今後若不努力做

些有意義的事情，要是還像過去那樣無聊的時候，那便望我完全同這個孟子一樣！（摔碎孟子。）——哦，奉先！我們兩個過去個人間的衝突，彼此都不要再提起了！現在，來！我們以同志來見面，快把目前的大事處理好罷。

呂 布

哦，好的！我現在暫且忍住我底悲哀罷。我就依她臨死時對我的勸勵，不放棄我應作的事業……我從此要把我底心身，把我底勞力，都供之於民衆——這樣，纔不負她對我的愛情和她對我的希望……——哦，現在是要把這件大事報告給民衆的時候了。（他走至臺邊，向下疾呼。）——長安底市民大衆！長安底市民大衆！聽着！聽着！董卓，一向殘殺民衆壓迫民衆的董卓，現在在他應受的誅罰底蒞臨之下，被一把利劍刺穿了胸膛，倒地而死了。從此我們中國除去了一個專制的元凶，暴虐的惡閥。我們偉大的復讐的志願算是告成功了，告成功了！勝利！這是我們底勝利！我們光榮的勝利！

（羣衆底歡聲突起。）

哦——(他回頭來向臺上全體。)看呀，那些羣衆！那些羣衆！——他們今天到這兒來的真多呀！這大概是陸續來的——哦，現在還有來的呢！……看呀，他們在把我底話互相傳遞着一直到站得很遠的人們裏面去了……他們都高興地要跳起來了！他們各人都把臂膀舉起來了！——他們在那樣的歡呼，那樣聲震屋瓦地歡呼呢！——可惜，可惜貂蟬不能看見這個景象，要是她看見的時候，那她不知道要快樂成一個甚麼樣子——(復向臺下。)喂——喂——我還要給你們報告一件事情——聽罷，聽罷……長安底市民大眾！長安底市民大眾！你們可知道這回爲民衆復讐的主要人物是誰麼？聽罷，聽罷：這是一個女子，一個女子！她底名字是——貂蟬！——貂蟬！——大概你們都是知道她的。這次完全是她底功績，完全是她底功績……不過她，她却作了她這次功績底犧牲了：她是在將要完成她底偉大的崇高的事業的時候，突然誤中了毒酒；現在，她底屍身是睡在這兒，像一個安了眠的美人一樣……——你們，願意看她嗎？……——哦，好，等一等，我叫人來把她抬起來，使

她像一個打了勝仗的光榮的軍人一樣罷。——還有，你們等一等，我叫在董卓底肥大的肚臍中注進油去，點起像慶祝勝利的烟火一樣的大火來。——你們可以盡量地歡呼，盡量地歡呼……

(羣衆歡呼聲又起。)

那麼，來！拿油注到董卓底肚臍裏面去，點起火來，點起火來！

(侍從們注油到董卓屍上，把火點起。)

王 允

你真想得好，想得真好！這火要把舊的時代完全燒葬了呢！

(場上火光冲天。)

呂 布

再來把貂蟬抬起來，使臺下羣衆看一看她底遺容。

(侍從們把貂蟬抬起。)

王 允

啊，在這火光之中，她這樣高臨在我們頂上，是怎樣的莊嚴，怎樣的神聖呀！——這火呢，好像是把

全長安都照紅了甚至於好像是把全中原都照紅了。
••——這大概就是新時代底光輝，新時代底光輝
罷•••

呂 布

是的，這正是新時代底光輝•••——聽，那羣衆狂喜的呼聲像把這高臺震得已經動顫起來了！——好，我們去，快把這座府第去開放了：把所有的金錢散給民衆；所有的侍妾，使婢，都放她們回家罷•••去，去！——哦，現在得把貂蟬抬下臺去了！是的，對於她，非用一種光榮的喪禮不可！——叫吹起喇叭來，放起礮來！——這是祭那有戰功的軍人的喪禮，但是對她，也應該是這樣的•••去，去！讓董卓底屍首就這樣留在這兒，讓這火就這樣燒下去罷。

(全體退場。)

(火愈燒愈猛。)

(羣衆底呼聲仍繼續着。)

(如此待一頃刻，即聞喇叭聲與炮聲大作。)

後 記

說起來真巧極了。在幾個月之前，我把這部經過很久纔得完成的“貂蟬”交去付印，約略纔有幾天的工夫，而那個出版的地方便突然遭了當局底封禁了。

我在這書前邊序卜的末尾曾寫着說：“看罷！我把爲自由鬥爭的戰雲佈滿在這兒。”——好，當那戰雲還沒有到大家眼前的時候，這書底本身卻先受到不自由的痛苦了。

那總算是一個有意義的紀念。我這部書在內容

上講，或者真沒有一定要印出的必要，可是一經過那個事故，我却情不自禁地偏想要把牠印了出來。謝謝那個事故罷！竟使我這部書添加了一個實際爲自由鬥爭的背境！

這書由被封禁的出版處回到我底手裏的時候，已經散亂得不堪了。又經過我一次的整理，纔算有現在這個完整的形式。這其間真是費了許多的周折和許多的煩忙的。

現在這部書第二次又送了出去了。我希望再不至於發生第二次的變換。

朋友們喲，“討暴虐的民賊！”我在前面序上特意揭出的這個呼聲現在要走向大家底耳旁了。叫喊罷！快一同來作這個呼聲的幫手！

二九，七，一九二九



△△△
重
版
書
▽▽▽

愛力圈外

張寶平著

精一·三〇〇
平一·〇〇〇

經濟學入門

李達譯

精一·二五〇
平一·〇〇〇

紅霧

張寶平著

精一·三〇〇
平一·九五〇

新經濟學ABC

楊明山著

精一·五〇〇
平一·〇〇〇

女孩兒們

金滿成著

精一·四〇〇
平一·〇〇〇

垃圾堆上的戀愛

史晚青譯

精一·五〇〇
平一·〇〇〇

貂蟬

王獨清著

精一·八〇〇
平一·〇〇〇

社會問題大綱

張琴撫講
郭逸樵筆記

精一·七〇〇
平一·三〇〇

死前

王獨清著

精一·三〇〇
平一·〇〇〇

社會科學十二講

溫盛光譯

精一·〇〇〇
平一·六〇〇

聖母像前

王獨清著

精一·三〇〇
平一·〇〇〇

磨坊文札

成紹宗譯

精一·六〇〇
平一·〇〇〇

威尼市

王獨清著

精一·三〇〇
平一·〇〇〇

實用作文法

顧鳳城編

精一·七〇〇
平一·〇〇〇

沫若譯詩集

郭沫若譯

精一·四〇〇
平一·〇〇〇

查拉圖司屈拉鈔

郭沫若譯

精一·三五〇
平一·〇〇〇

楊貴妃之死

王獨清著

精一·四〇〇
平一·〇〇〇

戀人書簡

王瓊著
羅洪合著

精一·四〇〇
平一·〇〇〇

上海四馬路

樂華圖書公司發行

門市部

四馬路五六五號

■ 新 版 書 ■

當代小說讀本	下	一元二角 一元一角
中外文學家辭典	顧鳳城編	精一元四角 平一元
中外文學名著辭典	周錫侯編	精一元七角 平一元三角
當代散文讀本	編輯部編	一元
現代學生白話書信集	陸一遠編 下冊	四角五分 四角五分

■ 新書出版預告

中國歷代女子詩選	白英編校
文學史方法論	陸一遠譯
世界文學史上下冊	余慕陶譯
作文虛字辭典	陸一遠編
當代詩歌戲劇讀本	編輯部編
殘缺的愛	賀玉波著
新政治學大綱	張少荃著
國文文法講義	陸一遠編
周美成詞選	饒谷亦編
當代文藝論集上下冊	編輯部編

上海樂華圖書公司發行

